

濂洛關閩書

二





瀛 洛 關 閩 書

(二)

張 伯 行 集 解

濂洛關閩書卷之四

程子

言學第三

凡三十四章。此合下篇。詳主敬存誠。致知力行之事。皆論學之言也。

程子曰。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

言學則必當志於道。詞章訓詁非所重也。言人則必當志於聖。賢人君子非其極也。志立則其識必大。其量必弘。其力必勇。將漸躋於聖人之域矣。

○

程子曰。視聽言動。無非天也。知其正與妄。斯善學矣。

視聽言動雖曰人事。無非天理之所存。順乎天理自各得其正。而背乎天理。遂日流於妄。知其正與妄。則知所以閑邪而存誠。斯可謂善

學矣。中庸誠身之功。必先以明善者。此之謂也。

○程子曰。行失卽惡。亦改之而已。事失卽亂。亦治之而已。苟非自棄。皆君子也。

人非聖賢。豈能

隨處盡善。如制行期於無失。一失卽陷於惡。然無不可改之理。則亦改之而已。處事期於無失。一失卽至於亂。然無不可治之理。則亦治之而已。夫惡而不知所以改之。亂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安於自棄而不足與有爲矣。苟不自棄而改之治之。是皆激厲自新之君子也。雖行與事之偶有失。亦何害乎。

○或問入道之功。程子曰。立志。立志則有本。譬之藝木。由毫末拱把。至於合抱。而干雲者。有

本故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立則專於是。而無他歧之惑也。人苟志之。不立。將見異必遷。進爲無基。是猶無根之木。不崇朝而萎矣。故在自立其志。志立則入道已有其本。從此日積月聚。以馴致於上達之域。良不難耳。譬之藝木。由毫末之微。拱把之小。漸而暢茂。

條達。遂至於合抱而干雲者。無他有本故也。此入道之功。所以莫先於立志。而學者亟當自審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詞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詞章之學如司馬遷班固之類是也。訓詁之學如鄭康成孔穎達之類是也。此雖非異端。而浮華鮮實。無適於用。若儒者

之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自有大道存焉。故欲求道。舍此學不可。若詞章訓詁。皆其末流。無足務也。

○程子曰。學者有所聞而不著乎心。不見乎行。則其所聞。固自

他人之言耳。於己何與焉。

所聞者在人。而所行者在己。學者聞一善言。即當究心而力行之。庶不虛其所聞。而人之言亦有益於己。若不實體於心。不實見於行。則雖有所聞。亦如無有其言。固自在他人耳。於己究何與哉。 ○

程子曰。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納諸中而存之也。故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求善而爲之。必無入善之

理。誠由心具。邪自外至。故閑邪則誠已存。非取誠於外。而納諸中也。彼役役然於不善之中。是已入於邪。而不能閑矣。雖曰求善而爲之。豈有入善之理乎。此存誠者。必以閑邪爲要也。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

新者。日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學者將以求爲聖人也。君

子之學。必俛然孳孳。而常見其日新。夫至於日新。則日進而未可量矣。蓋學惟問此進退之機。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中立於其閒。而可以不進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純一不已。無進退之可見。以其已造乎極至之地。自不容有所復加故也。若未至於聖人。則學無止期。而不可求進哉。是以君子必自勉也。

○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愈速。爲學莫先於自治。然不剛則不能道。不勇則不能遷善。故學者自治之

方必極其剛斷。無少委靡。則其所守於道者愈堅固而不搖。必勇於進修。無少晷假。則其所遷於善者愈迅速而多功夫。至於守道之固而遷善之速。何患不漸至於聖賢之域哉。是在學者自勉之耳。

○程子曰。達理故樂天而不

競。內充故退遜而不矜。凡人之情。惟不達乎理。則動多爭競之端。惟無得於中。則外多驕矜之氣。若夫君子理義之見既明。故順運樂天。與人無忤。與世無爭。自不至於競矣。道德之積既厚。故雍容退遜。沖然若虛。淡然若無。自不至於

矜矣。蓋競與矜之爲累甚大。學者當明理修德以去之可也。

○程子曰。學者好爲高論。猶貧人談金。辨其體色。權其輕重。商其貴賤。其言未必

非也。然終不如富人之有金。未嘗自言金之美也。

善學者學問所至。其淺深高下。惟領之於心。而不出之於口。不善學者不務實求。諸己。徒好爲高論。以誇於人。所言雖是。而其中之所得。則無

幾矣。猶貧人談金。歷歷言之。未必無當。終不若多金之富人。井不自言金之美也。蓋高談雄辨之人。其求道必不實。故學者必以詡言爲貴也。

○王彥霖曰。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

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程子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

以貴於立教也。

不待教而自樂爲善者。此中人以上之實。何可多得。至中人以下。其心未必能誠。必教之而始漸。至於善。若任其自爲。而無以導之於先。聽其不爲。而無以督之於後。則彼皆怠惰委靡。而自棄自暴矣。故聖人立教。正欲引天下之庸

衆共入於善之途。始示之以在所當爲。終勉之以不能不爲。所由師道立而善人多也。

○程子曰。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

學將奚爲也。

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吾人亦無無用之學。盡用之於身心。意知用之於家。國天下。皆是學也。若學而無所用。將誦讀何益。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

○程子曰。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

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學者所以學此道也。人惟不知夫道，則肆欲妄行，如醉人顛倒錯亂，無所不至。一至於醒，未有不羞恥者。皆由平日未嘗知學，其於身心性命之理，毫末研究，故往往自以爲是。苟既知學，見聖賢之言行如此，而吾前日之所爲，如彼，則愧悔心生，自然駭且懼矣。人誠知學之不可已，而由此以適於道，庶不至迷而不返也。非然者，將終其身如醉人，可勝歎哉。

○程子謂周行己曰：今之進學者，如登山，方於平易，皆能闕步而進。一遇峻險，則止矣。爲學之道，必當勇往直前，不可畏難而中止。今之學者，趨易避難，如人之登山，然於平易則闕步而進，遇險阻則逡巡不前也。欲求其學之成得乎。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之以究其理也，而不優游涵泳以養之，則不能悅於心，然養之而或流於致虛守寂而不能實存於心焉，則是徒爲空言而終無所得矣。

○程子曰：義有至精，理有至奧，能自得之，可謂善學矣。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義宜於事而裁於心，有至精焉；理原於天而具於性，有至奧焉。學者於義理之精奧者，能自得於心，而知其至善之所在，亦可謂善學矣。

○程子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學有所得而矜持未化，踐履不熟者，皆未免有強勉之迹也。惟學平日之所得，涵養功深，快然自足，而至於樂，則志氣清明，行誼高遠，如孔之疏水在中，顏之簞瓢不改，其所以樂之處，當必

有心領之者矣。○程子曰：力學而得之，必充廣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所貴乎學者，謂其有體有用也。故有得於心，卽當見諸事，廣充而力行之，則所學不可勝用矣。若不

畢力於行，而局局其守，卒之鮮所設施，亦終於無得而已。○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天下事苟不出於誠無有能當其節者如射舞御三者技藝之末耳而中鵠中節中度則皆由一念之誠爲之故古人始教必使學者學射學御舞象舞勺所以養其德性而一歸之於誠者正此意也。○程子曰語學者以其所未

至不惟所聞不深亦易忽於理。言教人者當因其所至而告語之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所得自深若學猶有待而驟語以所未至彼不惟不能體驗於心而亦且輕忽於理矣。○程子曰言而

不行是自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言行相顧斯爲君子若徒能言而不能行則虛誇而無實其自欺也甚矣故君子之所深戒也。○或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

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知識蒙蔽不能知也力不勝任不能行也然人能自致其知則有以明乎

義理之當然明則其進自不能已而力量以生可以勝任而愉快故但在勉強於學問思辨篤行而已毋慮乎知之不明而力之不勝也。○程子曰人之於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

棄也已夫學者必志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吾人爲學如登山然雖高不辭其勞如行道然雖遠必欲其至若見難則避而姑爲其易者以自解是其識趣卑近

不足與有爲而暴棄甚矣夫學者志於大道而期爲聖人然猶有不至者焉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矧畏難趨易而取法乎中不且流於下乎乃知立志不可以不大而進學不可以無勇也。○程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固

不美矣以學問驕人者其害豈小哉。富貴驕人此小人之常態其不美無足論也若夫學問之道無窮雖有得焉未可遽爲自足今乃以之驕人則傲惰敗德學終不進其爲害夫豈小也哉。○程子

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所有謂義理之皆備於我者知者方得之也養者常存之也吾人爲

學始則欲知，繼則欲養，見之明而無所疑，養之熟而無所滯，由是泰然施之於行。其進自有不能禦者，此致知存養之功，所以爲力行之要，而學者所當急務也。

○程子曰：敬勝百邪。

心一不敬，則欲動情勝，而羣邪得以中之。惟主敬而

志氣嚴恪，容貌端莊，自然心存理得而諸妄絕矣。是敬之一念，實有以勝乎百邪也。

○程子曰：學者當務實，一有近名之心，則大本已失，尙何所學哉？或曰：

不猶賢於爲利者乎？曰：清汙雖不齊，而其利心則一也。然則沒世而名不稱，孔子何爲而疾之也？曰：非爲

求名也，爲無善之可稱耳。

爲學之本務，求實得於己，苟一近於爲名，則此心便失其正，與世之齷齪營利者何異？彼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正以其無實也，非以其無名也。學者莫將聖言看錯了。

○程子曰：未

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

之指此理而言，人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蓋知之既真，則行之自力若知而未能行，是其知猶未至。故學者必以致知爲先也。

○程子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學而有得，則暗者忽明，疑者忽信，欣然自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若安排

布置，即是著意強爲，非真能自得者矣。

○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

人惟自進於學，則日就月將，志足以鼓平其氣，故雖老而益壯。加籀伯玉之五十，知非衛武公之遽期不倦，安有衰息之日？惟其不學，所以志氣頹靡，竟至怒然沮

喪老而衰耳。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程子曰：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

學莫大於去累，要在誠不誠之間耳。蓋不誠則中多虛妄，而易溺於私。故物欲得乘間以累之，惟誠則此心真實無僞，天理渾全，絕去憧擾，而何有

於物欲之累乎？此思誠之功所爲不可已也。

○或問學必窮理，物散萬殊，何由而盡窮其理？程子曰：誦詩書，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

反覆研究而思索之。求止於至善。非一端而已也。曰。汎然其何以會而通之。曰。求一物而通萬殊。雖顏子不敢謂能也。夫亦積習既久。則脫然自有該貫所以然者。萬物一理故也。

學者於聖賢之書。古今之務。事物之類。皆當究心精察。以求止乎至善。其功非

僅一端也。若無其功而違期其效。雖智如顏子亦不敢自謂能。夫亦用力之久。真積有得。自一旦豁然貫通。蓋萬殊之理總歸一本故也。此聖門一貫之旨。所以必從學識而得與。

○程子曰。有辨佞之才者。多入於不

善。故學不貴。

辨佞。口才也。辨佞之人。專事口舌。其才足以離黃可否。顛倒是非。每多入於不善。故雖有所學。適以佐其辨佞之資而已。終不可與入道。則亦何足貴哉。昔夫子之告顏淵。必曰。遠佞人。而稱仲弓曰。仁而不佞。學者可以知所戒矣。

涵養第四

凡二十
七章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學者欲涵養其德性。非敬無以立本。故須用敬。欲求進於學問。非知無以明理。故在致知。此二句。程子教人爲學之要。而朱子蓋嘗述之。學者所宜盡心焉。

○程子

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知之未至。何以能擇。惟格物以致之。推極吾心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有知矣。有知則凡天下事物之來。皆能辨別。衆理而審其精當。故能擇也。務擇執者。可不以明善爲急圖哉。

○或問。

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強勉之可能也。

知行之功相須並進者也。然所知所

行則每有不同者。如視聽言動之非禮者。人謂其不可爲。雖強勉而從之。未必心安意肯也。至言穿窬不可爲。則人皆知之。不必強勉而後能矣。蓋所行每視乎所知。知有淺深之殊。斯行有遠近之別。此進學次第之效驗。難以比而同者也。至若心循天理。由知而好。而至於

樂則是中心浹洽與理爲一。知行已造其極，豈強勉者之所可能哉。其惟君子深造以道而自得之者乎。

○程子曰：古之言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苟不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質而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故必知之真，而後行之固。然世亦有實之美，行之力，而鮮能明道者，由其知之未致故也。程子此言，蓋爲司馬溫公而發歟。 ○程子曰：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高而

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然貪高慕遠，躡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二說皆卽此章之意。

程子曰：凡人於事有少自快

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況學而見理者乎？雖然，至於窮理而切切焉，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人有小小快意之事，便生喜懌，猶能積中形外，況學而見理，身心性命所關甚大，其喜懌當何如乎？然亦有既知窮理乃切切焉，見其苦不見其甘，而於所可悅者未有以得其趣，則雖日事矜持，亦非養心之道也。善學者毋拘

而不化也。 ○程子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爲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

不以文詞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子弟之志輕才俊者，每好蕩佚而不樂就拘束，較之愚蠢，更爲可憂，爲父兄者當亟教以經學，切近本務，使之心平志定，而不以文詞之

未習，長其輕浮之氣，如此則氣質可化而德性可復矣。蓋子弟之成否，皆由於蒙養之得失。朱子詳於小學之教，正此意也。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

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世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

學而優則仕。古人仕必有期。未仕則優游養德。絕不妄希進取。故一出而致君澤民。學所以多有成也。今世之人。幼從父兄之教。長逐時俗之趨。總惟此勢利而已。善不待其仕。而良心早已喪矣。天下亦安得有良吏哉。

而已。善不待其仕。而良心早已喪矣。天下亦安得有良吏哉。

○或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程子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

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己也。必資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老莊之教。外形骸。齊生死。置身禮法之外。放蕩天地之中。謹禮者喜其去膠固之累。放情者喜其略法度之拘。由是

學之者。衆如水之就下。其勢不能止也。

○程子曰。格物。適道之始。思所以格物而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道者當然之理。而散

見於物之間。故欲適道者。必以格物爲始事。蓋人之一心。最患流蕩而無所用。斯去道日遠矣。誠於天下之物。思所以窮究其理焉。則此心收斂。不至於放。而功自可次第而施。此所以謂之近道也。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非

在人也。人之爲學。惟求自得於己。雖師友有啓迪切磋之功。而下學上達。必在己盡心竭力。而後可致。非人所得而芻蕘也。

○程子曰。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

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人之爲學。必格致誠正修身以求底於有成。既成矣。又將推之家國天下。而有以行之。斯爲有體有用之學。若半途而廢。學而不能成其業。變其所守。用而不能行其學。是治己治

人兩無得矣。吾不知其所學爲何事也。

○程子曰。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反之而聖。

學則有日新之機。畫則無進爲之志。自足者美善不相投。自棄者委靡而無用。古今稱湯武爲聖人者。以有反之之功也。當其用功之時。曰日躋曰執競。惟是進而不已。故克臻於聖域。而與堯舜並稱。此可見學之爲益甚大。而君子不可不勉也。

○程子曰。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爲學貴有實心。古之學者實求有得於己。自能推己之所有以及人。而成物。即是在。今之學者矯飾以求知於

人。反之於內。毫無所得。徒爲喪己而已。

○程子曰。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學莫患乎紛雜。則此心蒙蔽而終。迄於無成。君子之學貴於專一而已。一則工夫純粹。自無他歧之惑。而吾心之全

體大用。靡不明矣。由是成已成物。

○程子曰。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

人之爲學。最苦悠悠忽忽。無切於求益之心。故必精於思慮。而後不疑於

理。勉於求進。而後有得於理。勤於審問。而後明辨於理。不然。未見其有獲也。

○程子曰。進學不誠則學雜。處事不誠則事敗。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

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今末學曲藝亦必誠而後精。況欲趨衆善爲君子者乎。

誠者真實無妄之心。萬善之根本也。誠於進學則學純。誠於處

事則事治。誠於自謀則己無不成。誠於與人則人無不感。苟無是心。將百務俱隳。內外人已無一可者。彼末學曲藝之微。猶必誠而後能精其業。矧欲趨衆善而爲君子。其可以不誠哉。

○程子曰。不深思則不能造其學。

或曰。學者亦有無思而得者乎。曰。漠然未嘗思。自以爲得之者。未之有也。

書云。思日睿。睿作聖。睿通微也。非深思何以通其微。而造乎聖人之域。故惟聖人爲

能不思而得。下此而不思者。皆茫然而無所得者也。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

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異

同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

心體力行。此求於內者也。若以文爲主。則務外而瀾於詞章矣。進德修業。此求於本者也。若考詳略採同異。則徇末而流於訓詁矣。二者專事口耳。無益於身心性命之

功。非聖人之學也。君子將以求至於聖人而寧學此哉。

○程子曰。學以不欺閭室爲始。

閭室。人所不見之地。易於自欺者也。學者正宜於此用戒慎恐懼之功。一念之發。卽辨其孰爲天理。孰爲人欲。而禁止其自欺。方不

愧乎屋漏。否則此處一蹉。本心已失。後將不可問矣。故學必以是爲始也。

○程子曰。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

學者於古今載籍事物。多聞多識。何者。可用以修身。何者。可用以齊

家。何者。可用以治國平天下。如廣儲藥物。隨取隨給。皆爲有用也。不知所用。則玩物喪志而已。雖多奚益哉。

○程子曰。學而爲名。內不足也。

爲學而切已務實。惟日不足。何暇爲名。一有爲名之心。則其志分矣。可知其內

之不足也。

○程子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學是終身事。

爲學莫先於知。知則必篤嗜以好之。好則必專精以求之。求則必積漸以

得之。不至於得其學未可已也。蓋古人此學。直引爲終身之事。無有中塗而廢者。故學者但當循序以圖功。不可得半而自足也。

○程子曰。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不勝其疑矣。通莫

如理。理如文理。密察之理。學貴於通。故能周流無滯。若執一不通。則膠固束縛。不勝其窒礙矣。然欲周流無滯。又非渾淪無區別之可能也。必品節分明。條理不紊。一本之中。有萬殊。渾然之內。有燦然。經權常變。悉合其宜。夫然後乃爲聖人之學也。

○程子

曰。士之於學。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農不耕則無以養其身。而

身以喪。士不學則無以養其心而心以喪。人莫患於喪心而身之喪次之。其可舍學而甘於自喪其心乎。○程子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爲所奪則所務者皆名利。而根本廢矣。故妨功之患小。

奪志之患大也。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緣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程子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

至歟。曰。然。吾人爲學將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聖人生知安行似不可及。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

人。此溯人性之始而言之也。萬物皆生於天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真者無極之真也。惟人獨得五行之秀者以生。故爲萬物之靈。

之性也。言人之始生。天理渾全。寂然不動。其本也。真而靜。故雖未與物接而仁義禮智信五者早已具。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焉。皆性中所有也。既曰。本又曰。未發者。蓋本則指稟受於天者言之。未發則指未接於物者言之也。

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自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而樂發

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忿。惡則有所憎。其意刻。愛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

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梏猶桎梏。謂拘攣而暴殄之也。性動則爲情。情炎於中。未流益蕩。則戕賊其性矣。惟明覺之士。知制其情。使合於中。

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於梏亡。愚者不知所以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制之。則縱情梏性。人欲肆而所得於天者亡矣。故人不可以不學也。

謂自明而誠也。此合下節正論爲學之道也。學必窮理致知。先明諸心。使不迷於所往。然後身體力行以求至乎其域。所謂自明而誠。誠之者之事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

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

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承上文而言。誠之道必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故在乎信道之篤。信道既篤。斯行之果決而無所阻。行之果

決則守之堅固而無所搖。蓋仁義忠信皆天之所以與我者。常存於心而不離。則信之篤矣。處變而造次。顛沛處常而出處語默皆必於是。是爲則行之果矣。至於歷久而居之安。則守之固矣。由是動容周旋靡不中理。而邪僻之心無自而生。乃可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

上文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之事也。此節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是非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如顏子者能之乎。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此以下皆言顏子之學。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人心之私欲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私欲。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仲尼教顏子爲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仲尼稱之。則曰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

之道也。拳拳。奉持之貌。服膺。佩也。膺。臂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臂不敢忘也。怒所當怒。各止其所。則不遷。有過即改。已改不再。則不貳。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內省之明也。知之未嘗復行。是自治之勇也。夫子之稱顏子如此。此可見其好之之

篤學之功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

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擇善而固執之。其未至於聖人者。特守而未化。一息之間耳。使

天假之以年，則積業功深。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所守者化，而與聖人一矣。

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後世識見卑陋，謂聖人不可學而至，而其所以爲學者，不務反躬實踐以

全乎天所與我之性，而徒專求諸外，以逐於記問詞章之學，其言愈工而去

道愈遠，視顏子之所好大不侔矣。欲其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詎可得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五

程子

五經第五

篇內詳論經書之旨，誦讀之功，以及垂教立言之大要，俾學者知所用心焉。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五經之言，涵蓄渾然，無精麤之別。

五經之言，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易以明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別是非，皆聖賢傳心之要，其言涵蓄渾然，意味深長，無非至理所寓，非有精麤之別也。

程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

矣。然以通語孟爲先。

春秋因人之行事是則是之，非則非之，所書者不過當時數人，而公是公非之理無不包舉，乃窮理之要也。故學者欲盡道不必他求，學春秋則得矣。然又以通語孟爲先，蓋春秋之旨微，語孟之辭顯，通語孟則理明而春

秋可學矣。

○程子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善學者求之

必自近，易於近，非知易者也。

易雖有交易不易之義，而實則十有八變而成六爻，故曰變易也。道者一陰一陽之謂，惟隨時變易，以從陰陽之道，是以盈虛消息，其理至微，天地萬物其象至著，盛德大業合體用於一源，藏往知來，

該顯微而無間也。然亦何事遠求哉？蓋天地幽深之理，不外日用平實之中，故善學者求之必自近，若以爲近而易之，則求明反悔，何足以知易乎？

○程子曰：與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

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

詩本人情其流連諷誦每足以感發人心學者吟詠以陶寫其性情之致涵暢而和順於道德之中自然感動興起有吾與點也氣象所謂興於詩者如此。

○程子曰詩

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

有道卽有用但詩書所言卽道而推於用以道爲主故曰載道之文春秋之作卽用以明乎道以用爲主故曰聖人之用也。

○程子曰上古世淳而人

樸順事而爲治耳至堯始爲治道因事制法著見功迹而可爲典常也不惟隨時亦其憂患後世而有作

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書。

上古敦龐未變故世淳人樸如穴居野處結繩而治皆順事而爲之也至運際中天而治天下之道實自堯始其閒因事制法凡治歷敷土教稼明倫之類有功迹之著見者皆可奉爲典常而遵其法則也。

雖在堯之時氣運漸開固亦隨時張弛之宜而要之立政立教垂範來茲無非其憂患後世而有作也堯書名典作史者豈無取哉。

○程子曰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古人爲學必實見諸躬行而言每在所後若汲

汲以著書爲事則必不免多言多言則華掩其實文勝乎實必將有害於道矣蓋著書立說皆聖賢不得已之舉爲明道垂教計非好逞辨論以誇世也學者行未逮而妄有言其不肯道而馳也幾希。

○程子曰禮儀三千非拂民

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雜爲功也所以由

情性而明理物也。

禮之設非矯拂乎民情所以防私欲而入於道義使知所率循也詩之學非示人以雜務所以由性情而通乎物理使知所取資也先王之教皆切於人之身心如此學者當審其用意之所存也。

○程子曰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也。

易之有象聖人所以見天下之曠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象者像也人能遵守禮法則凡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皆循規蹈矩依倣而行易象之理亦猶是也善守禮者可與學易矣。

○程

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

入德以大學爲先。而語孟次之。故朱子曰。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

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此所以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語孟也。

○或曰。聖賢氣象。何自而見之。程子曰。姑以其言觀之。亦

可也。

聖賢道德學問所造。各有不同。每發見於氣象之間。然氣象難窺。而言則易見。蓋言者心之聲也。聖人之言自

○程子曰。論

語所載。其猶權衡尺度歟。能以是揆事物者。長短輕重較然可見矣。

論語一書所載甚詳。其發明事物之理處居多。殆猶稱物之有權衡。量物之有尺度。一定而不

可易歟。學者非徒誦讀之已也。能卽其所言而以之揆度事物。覺輕重短長之情較然自見。真有銖兩之不爽。尺寸之不差者。此聖人之言所以爲萬世之法。吾人所當深察而體驗也。

○程子曰。人之語道者。語高則遺

卑。語本則遺末。孟子之書雖所記不主一端。然無精麤之分。通貫言之。蔑不盡者。

今之學者言高而略卑。語本而遺末。皆不知道者也。夫道

豈有高卑本末之分哉。孟子七篇之中。言道者不一其詞。然高必通乎卑。本必貫乎末。並無精麤之分。而其言蔑有不盡者。若過爲高妙之說。則入於異端矣。烏足以言道哉。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

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古人之書其理無所不備。而用亦無所不該。讀之者將以窮身心事物之理。而致其用於家國天下之大。非徒佔畢其文詞已

也。今人滯心於章句之末。而未能體諸當躬見諸行事。雖終日誦讀。而不適於用。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學者之大患。所當猛省也。

○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者因象

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理而象數在其中矣。

大極形而上之理也。由是生兩儀而象與數形焉。作易者知理寓於象。故因象以明理。象必有數。故由象而知數。得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

易之要也。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理者象數之本。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象數之末。此京房

管輅郭璞之流。術家所尚。若吾儒則止論理而已。必不為尋流逐末之學也。

○程子曰。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言本於心。古人或因

所得而有言。或因所見而有言。皆可以知其心。如孟子言仁義王政與不動心正人心之類。皆平日講求實得於心。故言之親切有味。乃有德之言也。至於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與伯夷尹惠之辭。乃所學深造。衡量不爽。雖未至其域。而言之詳盡著明。是造道之言也。即一人之言。而其不同有如此。

○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程子曰。於語孟二書。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

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窮經將以致用。要當得其旨歸。然語孟二書內聖外王。無不統貫。其所言之旨。皆五經之旨也。誠於論語二十篇及孟子七篇熟讀玩味。知其要旨所在。則可以觀五經而從事於二帝三王之道。

矣。否則讀語孟而徒資口說。於道惘然不知。雖多奚所裨益乎。

○程子曰。學禮義。考制度。必求聖人之意。得其意則可以沿革矣。

禮義者。生人之防。閑制度者。帝王之

憲典。聖人順人之情而為之。因時之宜而制之。皆有精意存焉。後之人非徒學之考之已也。必深求之。而得其當日之意。則聖人制所垂。無不瞭然胸中。亦可以斟酌得宜。而自我沿革矣。

○程子曰。古人得其師傳。故因

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知道不能以明經。

此言學不可無師授也。古人得其師傳。皆聖賢正學。用志不紛。則經在斯道在。故博觀載籍。參稽其證。而可以明道。後世百家雜出。失其師傳。

於斯道冥然罔覺。安能契合乎。作經之旨。故必先知道而後可以明經。吁。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也。

○程子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

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兄子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今里

巷之語。不可以屬耳也。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

古者教學之制。始自家塾黨庠。其所以造就人才者。法無

不備。故人當少時。便已習於爲善。今則上無學而俗日偷。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學。惟利是趨。至里巷之間。言非禮義。皆不可聞於耳。此所以日習於不善而風不古若也。故治天下。必以正風俗爲本。而正風俗。尤以復古制爲先也。

○程子曰。讀書

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其必有見矣。

古聖人作經。非徒爲文詞已也。皆有深意存焉。學者當觀其意。與其人。而察吾行之所未至者。何在。

且求其心。而察吾知之所未得者。何在。晝則讀。夜則思。平其心。以討論而不失之浮。易其氣。以玩索而不失之鑿。闕其疑。以待問而不強其通。庶乎中有所見。而與古聖人如相告語於一堂。斯可謂善學矣。

○程子曰。記問文章不足

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師者何也。謂禮義也。學者必求師。從師不可不謹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如記問文章。此口耳之學。不足爲人師。

以其專務乎外。而無實得於中也。夫所貴乎師者。謂明乎義理。中有以自樂。而又有以應人之求。故言可則行。可法求師者。舍斯人其誰從乎。不然。從非所從。則學非所學矣。是以不可不謹也。

○程子曰。講說非古也。學者

必潛心積慮，涵養而自得之。今一日盡講，是以博為教，非有益也。

講說非古之教，然亦不可少。但或舉一隅，或引而不發，使學者沈潛涵泳而自得其意趣，方為有益。

若講論不休，是徒以博為教。言者輕而聽者厭矣，何益之有。

○程子曰：盡天理，斯謂之易。

二氣四時，往來屈伸，天之理也。若夫明消息盈虛之故，備道退存亡之道，以盡天之理，斯謂之易。為善體易者，其知之矣。

讀書第六 凡二十
三章

程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矣。

文，文辭也。義，義理也。古人之書，言不盡意，亦在

學者神明而自得之耳。若讀古人書而不能因辭以明其理，於文義不加留心，則古人立言之本意，必多拋荒忽略。乃或專精於文義，字解句析以求其說，則又拘守所見，未免膠固執滯，中多窒礙，無所通達矣。豈所稱善讀書者乎。

○程子曰：聖賢

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

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

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鑄金曰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夫理以

覺斯民，猶民生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雖約而理無不該，原非以多言為貴也。

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

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後之人當始執卷，恆志於為文，所言雖多，而去

能明理亦何足爲有亡且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
未免流於邪僻其害於道也必矣何若不言之爲愈乎

○程子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此古人豫教之方也子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之

唯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

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

禁於未發之謂豫人之幼也智識思慮未開當日教以格言至論使之盈耳充腹先有所入於中久自安習日復一日則後此讒說不能

搖惑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

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

若教之不蚤及

其稍長內爲偏私所陷溺外爲流俗所銷鑠欲心德之純全也難矣故教不可以不豫也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

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

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春秋大義如尊君而卑臣貴仁義而賤詐力諸若此類乃炳如日星其義雖大非難見也惟微詞奧義適乎時措之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耳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

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卑而進之或尊而退之或微婉其詞或章顯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無所偏倚文質之中而無所損益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作好作惡乃制事之權衡以酌一時輕重之宜揆道之模範以立萬世遵循之則也

夫

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

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

夫觀百物之變然後知化工之神如此其妙聚衆材之良然後知作室之用如此其周況聖人之用心精微深遠非可以一事一義窺測

者乎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深入默識心通庶幾能深造其微奧之域而有以得其用心之所存也然則春秋顧可易讀乎哉

○程子讀易至履歎曰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

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稱焉則在上者舉而進之士知修其身學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

志而天下之心可一。

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蓋分明而後志定志定而後治成其言良不誣也古之時論德授官六德則爲公卿三德則爲大夫下此皆位稱其德無有居之過分者或德高而位不稱則上必舉而進之必不使

沉淪於下僚士惟患身之不修不患位之不至學成而君求此自在上之事而學者則不以己與焉故人爭自立德而不榮情於爵祿也至於農工商賈各執一業亦各安其享而有定志此所以人無僭差俗鮮奔競上下相安而天下之心可一也此風已不再矣宜程子讀易至此而有歎歎

○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

聖人道全德盛據胸中之蘊作爲六經以垂教萬世原非有意於爲文而文自不可及蓋有德者必有言也

或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

章也。

游夏在聖門稱爲文學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禮記之類然其所言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尚未嘗秉筆以學爲詞章也

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此易箕卦之詞。程子引之以爲古人觀變化。皆有用之實學。非如後世擬拾華藻。徒爲無用之空言也。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

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固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

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退之韓愈字也。有德者必有言。古之君子。惟務修德。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由是播之於言。不期於文。而自文。非沾沾執筆。專學爲是也。若退之生平。專事文章。而苦心

竭力之餘。於道亦覺有得。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確有見其所傳者。安能言之親切若是。其殆因文而見道者歟。

○程子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弱。學易者知吉凶消長之理。

識進退存亡之道。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此則其大方也。

○程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則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語言之外也。

游酢字定夫。西銘張子所作。其說推乾父坤母之由。明一本萬殊之致。可謂廣大而精微矣。然皆不偏不易之正道。定夫讀之。卽渙然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是真能求其意於語言之外者也。凡讀書而拘拘章句。不明其理。終無所得者。比比皆是。如定夫者。豈非程門高弟哉。

○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程子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爲文。文之一時之好尙。

言藝可也。讀書明千古之理道。豈直藝云爾哉。但謂之藝。則徒尙佔畢。專事涉獵。所求於書者淺矣。不幾失聖賢作書之意乎。

○程子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

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

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方元宗字道輔，聖人之道寄於六經，學者欲入其門，自當以窮經爲要。蓋經所以載道，猶

櫝所以藏珠，窮經者必當心會而身體之，非徒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已也。若治

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所得者僅古人無用之糟粕耳，何足與言道哉。

○程子曰：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

爲貴。言以明道也。浮詞過盛，則意爲所掩，而道反晦，故以簡爲貴。簡則辭不煩，而意達，使人尋味不窮，斯於道有發明矣。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

曰：何謂也？程子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鑿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

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荀卿，韓之公子，杜預，晉時人，管子，管仲也。言人之於道，必已至之而後能

言其所以得力之故。然亦有學未至而言至者，循其言而遵之，俱可以入道。如工夫至真積力久之後，則自能入此。荀卿之言也。優柔以求之，鑿而趨之。若江河之浸而益深，膏澤之潤而益滋，其涵養有漸如此。至於所見，既瑩渙然冰釋，所存既熟，怡然理順，則深造而自得矣。此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不一其思也。又重思之，反覆其思也。如是不通，鬼神亦將有以通之。是非鬼神之力所能爲也。蓋殫精竭誠，其效必極於此也。此管子之言也。夫道以積久而得，以涵養而純，以精思而通。三子所言皆足爲入道之方，而其身則未之能及也。

學者循其言而隨之可也。

○或謂聖人之道，其難知也。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曰：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是言也。涵蓄無窮之旨。學者宜深思也。

聖人之於道。未嘗言易以令人驕。亦未嘗言難以令人阻。但視人之用力如何耳。因引孔子之言而歎其涵蓄。

無窮以見人之不肯用力於道者。正如未思而先以爲遠也。學者誠深思其言。亦可以自奮矣。

○程子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僅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

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但人不由之耳。

羣經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傳之已差。使非子思孟子相繼續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則久息而不

傳矣。夫大道千古爲昭。何嘗息滅。特人不由之耳。今語孟學庸之書。具在。學者取而讀之。不亦可以見聖人之心哉。

○程子曰。詩書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

之意者也。言王皆公其無私之意也。上下數千年。若合符節。

詩書所稱。有曰帝者。則皆有主宰羣動之意。曰天者。則皆有包涵徧覆之意。曰土者。則皆有天下共主。至公無私之

意。上下數千年間。循名思義。若合符節。蓋其道無不同也。

○程子曰。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之微。無一而不合。

聖人作易。大之自天地。幽明。小之至昆蟲草木。

至詳且備。而無一之不合者。以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蘇頌問。修辭何以立誠。程子曰。苟以修飾言語爲心。是僞而已。

有是實於中。斯播是言於外。若但爲修飾語言。

而已。則此心便僞而不誠矣。所謂修辭。必立其誠也。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德盛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其言皆足以垂訓後世。故必傳。文盛者從事詞章。其言雖未必醇。而頗合乎道。如荀楊

韓愈之類。俱不可廢。故亦傳。

○蘇洵曰。平居講習。殆空言也。何益。不若治經傳道爲居業之實耳。程子曰。講習而無益。蓋

未嘗有得耳。治經固學之事。苟非自有所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師友講習。正所以明其理。豈盡空言無益。蓋亦未嘗返求諸心而有得耳。若窮經固爲學之事。然苟

不能自得於心。雖五經亦屬空言。未爲有益也。總之。學貴返求自得。能自得則治經傳道以究心。往哲之旨。固爲有功。卽平居講習以發明先聖之言。亦非無益。其實則一而已。奚彼此之分哉。

○程子曰。農夫勤瘁。播種五

穀。絲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葺聖人之遺言。以待後之學者。茲爲小補耳。

衣食不缺。用度無虧。享太平之樂。將何以無負乎。惟有述往聖而待後學。力爲儒者之事。以庶幾少補於世耳。

○程子曰。學不貴博。

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順則詳。

學以正爲本。言以當爲本。政以順爲本。若博也。文也。

詳也。皆末也。得其本。則末在其中矣。

○程子曰。思索經義。不能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見。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己。

亦且誤人也。

此言學貴自得也。自得則不泥於經義。而脫然有獨見。故所藉者深遠而無盡。而所處者安固而不搖。若徒以思索爲功。不能於簡策之外。別有所得。則固滯不通。而所資所居亦淺陋而易奪矣。是以以之處己。則誤己。以之誨人。則誤人也。

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六

程子

善治第七

此篇所論。端治本。明法制。皆爲政之道也。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

有治人斯有治法。故善言治者不急於行法。而急於成就人才。人才不足則雖有良法。亦徒爲具文而已。其誰

與行之哉。然必有師學而後有人才。故成就人才者不患稟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蓋師學不明則雖有美質。亦終於自廢而已。其何以成之哉。此言行法必先於得人。而得人必先於立教爲治之要道也。

○程子曰。養民者以愛

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民之自有者力也。所恃以養生。惟在於此。苟不知愛惜之

而重困焉。則將不獲自用其力。而無以遂其生。此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故養民者必務與民休息。使之力無不足。生無不遂。然後化行俗美。庶可漸躋上理。蓋養必先於教。乃萬世不易之常法。而重民之力。尤其本務。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程子

曰。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

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性長。化與心成。

三代守成令主莫如成王。而君德之成則由周公之相也。當王幼沖。其所以輔導之者。見皆正事。

而無非僻之行。聞皆正言。而無邪妄之詞。左右前後皆正人。而無便佞宵小之誘。滄養薰陶。習而安焉。久而化焉。故能成其德性。而淑其身心。蓋君心當未染之時。輔之以正。則易從而有功。此人臣輔相之道。所當豫之於始。而周公爲可法也。

○程子曰。

主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

言爲治者主於臣民之上。有大體焉。不可變也。施於政事之間。有次序焉。不可紊也。至於斟酌盡善。隨事應變。則又臨時制宜。不可執一而論。此所以立綱紀。

之本。而得張弛之道也。

○程子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關雝美文王妃嬖氏。有幽閒貞靜之德。麟趾美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蓋化必自內。

而及外。由近而及遠也。朱子曰。自闔門衽席之微。積至於薰蕕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卽此意也。

○程子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

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

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

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必可信。先王之治爲必可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

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人君治當世之務。其要有三。一曰立志以圖治。二曰責任以輔治。三曰求賢以分治。蓋人臣雖有嘉謀。非君志先立。卽信用不專。人君欲用其言。非責任宰輔。則奉行不力。至於君相協心矣。

又必旁求俊乂，分理庶職，然後能實施於天下。此三者爲治之本也。而三者之中，尤以君志爲本。惟人君至誠專一，以往訓爲必可信，以盛治爲必可行，其志既定，而內不狃於近功，外不惑於衆口，斯可以臻上理而無難矣。○程子曰：人君一

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若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

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德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深

處宮闈，爲益多矣。

人主居九重之內，所密邇者，惟寺人宦官耳。儻一日之閒，時近正人，聞正言，則氣質不期化而自化，德器不期成而自成。故其要惟在於選賢德之士，使日侍左右，以勸講論，備顧問，從容燕語之下，不徒漸摩德義，啓沃君心，即

至於人情物態之類，稼穡艱難之狀，皆可因事敷陳，隨時開導，漸積既久，自然睿智日生。比之深處宮闈者，其所益固已多矣。蓋君德之成就，端在親賢而勤於接見，惟人君加之意焉而已。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

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天理有中正之則，而得之爲難。人倫有至善之準，而至之不易。故得其正則順乎天之宜，盡其極則立乎人之紀。此堯舜君天下之道，所以卓越千古而非三代而下所可及也。

○程子曰：治身

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剗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

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惟此二端而已。

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道與法二端皆治天下者所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

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善與惡不兩立，敬與爭正相反。故教人者欲消其惡，不於惡消之，但養其善心，則人自有善而無惡矣。治民者欲止其爭，不於爭止之，但導以敬遜，則民自相敬而

不爭矣。此探本窮源之論也。

○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人各有親，使之皆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然後爲能不獨親其親也。此卽夫子所謂老者安之，孟子所謂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是也。

○程子曰：惟聖人善變通。

天下事之常者可以常道處之，若事當其變，有難拘乎常道者，惟聖人道理純然胸中，隨其事機而一以時中之道處之，則既通其變而仍不失乎常，所以爲善也。

○程子

曰：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

爲政不務其末而務其本者，莫大於使民興行，俾之有孝弟齒讓之風，而化行俗美也。若果興仁興

讓，民俗善矣。彼必不肯游手好閒，皆盡力於田畝農桑之事，而猶患衣食之不足者，有是理哉。然則王道之行，養固在教之先，而實收效於教之後也。

○程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祇以

法持天下。

先王之世，道民以德，齊民以禮，其所以治天下者，惟此德禮之道而已。而法令則其末也。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全無道德齊禮之意，則其法亦非先王之法矣。治安能以古若哉。

○程子曰：純亦不已。

天德也。有天德，斯可語王道。其要祇在慎獨。

純，純一不雜也。不已，無間斷也。言能純其心如天之不已，是卽天之德也。有天德，則渾然天理而無私意，閒斷可與語純王之道矣。至其切要用功處，祇在慎

獨。蓋惟慎獨所以能不已，而天德一以貫之。此至誠之功用也。

○程子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辨忠邪，一趨乎道之至正，皆所以定其志也。惟人君之志定，則去邪勿疑，任賢勿貳，而忠言

露論日進於前，天下之治成矣。然欲求定志之道，則當自正心誠意始。

○程子曰：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

習見之熟也。習聞之久也。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人無好學之志，則自棄而不求進矣。雖聖人其如之何。然在世有不學之人，而聖人原無不被之化，所以聖王在上，民多遷

善而不自知。蓋所見無非善行。所聞無非善言。涵濡薰陶。久而與之俱化。則教之入人深且遠也。彼不學者。徒自爲聖世之棄人耳。可勝惜哉。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人主君臨天下之道。不止一端。而論其本。

則惟在至誠仁愛而已。蓋至誠則純一不雜。以實心行實政。而百度因以維貞矣。仁愛則慈祥。豈弟以仁心行仁政。而兆民歸其度內矣。君道之本。孰有大於此者哉。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

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異乎後世刻覈之論矣。

罪疑惟輕。言罪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重就輕。刑不妨少寬也。功疑惟重。言功已定而或有可疑。則舍輕就重。賞不妨從厚也。不辜無罪之人也。不經謂不當刑賞之常經也。古聖人知行各造其極。刑

賞宜無或失矣。然觀書稱堯舜。乃不曰刑賞必當功罪。而但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者。此可見聖人忠厚之至。與後世酷意苛求。過於刻覈者。大相懸殊矣。

○程子曰。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

道。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

人君居高臨下。欲使天下親附於己。其所行之道。必當顯著明白。以與天下共見。而所以顯明之者。則有本焉。

惟是實其心之所發。而誠意以待物。推其心之所欲。而恕己以及人。而又行不忍人之政。以施其惠。鮮懷保之仁。使四海之內。被湛恩而沐膏澤。王道之成。庶乎其可立觀已。

○程子曰。爲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

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末如之何矣。

爲政者不可徒爲目前苟且之計也。必勸立善法。使可以流傳久遠。而無弊。若後世不遵而變更之。則末如之何矣。君子祇爲其可繼者而已。

○程子曰。

長育人才者。教之在寬。待之以久。然後化成而俗美。

凡長養人材者。嚴以督之。則拘束難堪。故必誘掖獎勵。教之在寬。愈以求之。則黷等無序。故必優柔漸濡。待之以久。然後教化成而風俗

美焉。書曰：敬敷五教在寬。又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皆此意也。

○程子曰：斟酌古今而去取之，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能無差忒。古今之事理，萬端是

非可否，經權常變，紛陳於前，欲就中斟酌而定去取，自非心有權度，卓然不疑者，未有不至於差忒者也。蓋中無主，則紛紜淆亂，去取俱不得其當，何以立事物之宜而定權衡之準哉。

○程子曰：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德化大行，則東西朔南無不心悅誠服。人心豫附，自國運日昌，故君道必以是爲本。上章以至誠仁愛爲本者，自上之及乎下者言之。此章以人心悅服爲本者，自下之應乎上者言之。上下交孚而治天下之道盡於此矣。

作新第八

此篇所言多職守之事，凡二十一章。

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

此欲爲君相者變化

人才以盡其用也。作新者，振起而更新之也。變化者，隨其質而轉移之也。言風俗頹靡，欲振作而更新之，使人才衆多，爲法固難。至材質已具，欲變化而轉移之，使人才醇正，其道則易。如凡今之人，皆負才而可用，即其本心何嘗以小人自甘，特視君相之意爲轉移耳。誠尊賢使能，變化有道，則君子固鼓舞思效，即小人亦爭自濯磨，豈患人才之不足用耶。

○程子曰：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

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

經筵設官，固所以講明經義，然不止此也。必每事切於君身，如出入起居，隨事進規，務使潛移默化，以薰陶其性質。古之

承弼乃辟，得此道也。至於朝夕納誨，則人品之邪正，國家之治亂，民生之休戚，財用之縮盈，無不講究詳明，漸漬之久，然後君德成就而勸講之職始盡矣。

○程子曰：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則有致亂之

因在人而已矣。因者事機所由也。治不自治，必有爲治之因。亂不遽亂，必有致亂之因。亦自人操之而已。知其因之在人，則何以爲之而治，何以致之而亂，不可不深思其故矣。 ○程子曰：聖人濟物之心

無窮，而力或有不及。博施濟衆，幾舜猶病，然其力有限，而其心終無已時也。 ○程子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在人而論，則有賢不

肖是氣稟之清濁不齊，命也在國而論，則有治有亂，是氣數之盛衰懸殊，亦命也。然人定自足勝天，故不肯可轉而爲賢，亂可轉而爲治，不可盡委於命而不盡人事之當然也。 ○程子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

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

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州縣親民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監司與州縣一體，則上不至蒙蔽而下亦不至

者。不若與州縣推誠布信，才有不及者，則教而督之，教有不聽者，則擇其甚而去之，懲一以警衆，可也不猶勝於專用伺察而反爲其所掩蔽者乎。 ○或問：爲官僚而言事於長，理直則不見從也。

如之何？程子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

已。雖然，今之仕於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僚所以佐平長，人之邪正不同，故言多不見從，而勢又不得自主，誠有難爲處者，要亦度其事之輕重大小何

如耳。事重而言不從則去，事輕而言不從則留，則我不至以阿附蒙恥。事大而不得不言則爭，事小而可以不言則不爭，則彼不得以執拗見非。此亦君子進退語默之宜也。然今之僚佐多與長不合者，宜有能去者矣，而卒未之見焉。可知世人貪戀一官，同流合汙者衆，而

特立不
同者寡也。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一命之士。初入仕籍。其職雖微。然苟存愛物之心。則必有及物之效。蓋職無大小。但觀其存心如何耳。若夫居高位

而得爲所欲爲。其所濟夫豈可量哉。

○劉安禮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民隱壅於上聞。則不得其所者多矣。故必使之各輸其情。而後民間利病不至蔽塞。此惟子諒易直之君子能之也。

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

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格而自無不正矣。非徒在乎以威御之也。

○程子曰。探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探察民隱。求訪賢材。此二事。正使職之大者。不可不

留意也。

○程子曰。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分孰大於是。

教官

之設。其職甚微。而操教之權。則所係又甚大。蓋欲使之教子弟。修齊治平之道。養育人材。以備異日之用。非可苟且尸位也。誠能實心任事。修其教誨之職。則宮牆雅化。蔚爲邦國之光。是真不素餐之大者矣。若胡安定之在湖州。庶可以爲後世法已。

○或曰。

治獄之官不可爲。程子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無冤民矣。

治獄之官。乃民命所係。一失其平。則不可復生。而冤抑之氣。上干天和。或人所以疑其不可爲也。程子以爲苟能至慎。至

明。以供其職。則平反允當。而一郡無冤民矣。其爲德不亦大乎。又何不可爲之有。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

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存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慎重者也。

○程子曰。

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慾。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愛之至謹。出於誠也。視民如父母。之於赤子。

何失之有。孩提之童未能自言其意。其所欲未易求也。而其母必知之。蓋愛子之心。歎曲周到。誠之至也。治民者一如父母之於子。則民隱上聞。而所以愛養之者。自無不周矣。 ○程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

欲利財者必斂怨。斂。聚也。利己以凡事言。利財專就貨言也。己者人之對。惟欲利己。則不顧乎人。而其損人也必矣。財者怨之歸。惟欲利財。則不顧乎怨。而其斂怨也必矣。夫損人而斂怨。雖利己得財。其能長享乎。君子斷不存此心也。 ○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

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敗。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必出以至公之心。舍己從人。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以成功。苟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羣情。恃其才智任己而行。亦烏能有濟乎。 鯀雖九年而功弗

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斂。故其自任益強。沸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

益顯。而其功卒不可成也。鯀治水九年。功雖未成。其所治亦非常人可及。特以其強於自任。拂乎族類。故公議隔而失罔聞。人心離而事業莫助。所以卒至於敗也。凡事皆然。而何疑於治水乎。 ○程子曰。今

之度量權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爲準焉可耳。凡物不出於自然。必人爲之。而後成。惟古人得其自然也。

古者度量權衡。生於黃鐘。以一黍之歷度之。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以生寸尺丈引。以一龠之黍。千二百爲黃鐘之實。以生升合斗斛。以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爲黃鐘之重。以生兩鈞鈞石。是皆得天地自然之理。法之正者也。後世欺詐成風。其長短輕重多寡之制。皆以私意造作。而大與古法不同矣。故程子謂姑以爲準焉可耳。而深歎古人之獨得其自然也。

○程子曰。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至於道矣。

後漢矜尚名節，成於風俗，大約皆近於務名，未必自得於中也。然視世之卑汙苟賤者，相去遠甚，但一變其矜尚之心，則可至於道矣。蓋世變日下，如後漢之風亦足以砥礪末俗，而去吾道不遠。此程子所以取之也。

○程子曰：自古聖人

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

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與。

戡亂之後，卽當繼以致治。三代遞更，皆有制度文爲以定一王之憲，而垂之於永久。自漢而後，一得天下，卽因循苟簡，無復遠大規模。此所以治終

不古。○程子曰：做官奪人志。

仕而志圖富貴，患得患失者，不足論已。然或馳驚於是非得失之境，而此志動於愛憎取舍之私，或經營於功業政事之間，而此志陷於利害趨避之巧者，比比皆是。蓋德未成而服官，未有不奪

其志者，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

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

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

賢才關於風俗，故爲治天下之本。然欲得賢才，在先有以教育之，必廣訪擇，隆禮聘取其有德有材者，萃於京師，以講明正學。其所學之道，則本人倫明物理，不以他務紛其心焉。

其教自小學

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

小學以下皆教之方也。誘掖而引進之，激勵

而作興之，漸摩則不迫，成就則有終，皆教之序也。

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

其用功之要則在擇善以致其知，修身而力於

行推之可以化成天下雖
鄉人而可至於聖人焉。

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

學行中於是者卽
上文所謂擇善修

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
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其人焉。

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教成使爲大小學
官推教法於天下。

擇

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仿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
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至擇士入學之法則自下而升於
上。倣周官論秀書升遺意。所選士

皆取德立而業進者。如是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
及於天下。較之以文詞記誦取士者其得人必有閒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七

程子

行事第九

此篇論應事接物之宜。日用倫常之道。皆生人不可闕。而學者所當盡心者。凡三十二章。

程子曰。行事在審己。不必恤浮議。恤浮議而忘審己。其心馳矣。

人心之愛憎不同。吾人行事。但當自審其是非。若所行果是。雖浮議何足恤也。儻畏人言而忘審己。則瞻前顧

後。方寸亂矣。事豈有成乎。

○程子曰。久閱事機。則機心生。方其閱時而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未有不生者也。

凡事有機。久閱之則

機。機之心生。若不預防之於始。而方其閱時。心爲所引。喜入其趣。則猶物之遺種。日生而不窮矣。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學者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

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貧富貴賤。賢賤者。人之常情。賢者豈反於人情乎。獨是有義與命存焉。非可苟爲去取也。惟君子平日精義知命。故守乎義之正。安乎命之宜。其於境遇之來。毫不

足以動其心。此所以大異於常人耳。

○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天下之事。吉凶無常。視人處之。何如耳。善

處之。雖當悔之途。而功可成。不善處之。則卽利之中。而害攸伏。其聖人作易。必以人事挽回天道也。

○程子曰。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而億不信。

駸駸。進而日之上。意。聖人心無私累。

自然先覺。若以料事爲明。則必以屢中爲喜。屢屢乎逆。詐而僥不信。猶自謂其明也。勢之所至。豈能知反乎。

○程子曰。天理無私。一入於私。雖欲善。其言行皆非禮。禮者天理之當然也。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入於私。則言行之閒。雖欲其出於善。而私欲夾雜。皆未合禮。此閑存之功。不可不亟亟也。

○程子曰。閱天下之理。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窮之極。

其至而本末終始。舉無所疑。則一心之內。四通八達。觸處洞然。其樂可知矣。

○程子曰。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一循乎理而已。若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

義雖微。傷而所利者博。則有冒昧而爲之者。原其初心。亦止於較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君子之所必不爲也。

○程子曰。所守不約。則泛然而無功。約莫如敬。學必

視其所守。所守不約。將泛驚失歸。而終迄於無成。至守約之道。莫若持之以敬。敬則主一無適。而自無紛馳之患。由是窮理致知。應事接物。隨在可以有功。此聖賢成始成終之學也。

○程子曰。凡避嫌處事者。皆內不

足所爲。誠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

避嫌私見也。無理義以主之。故內不足。多避忌而不敢爲。若果出於至公。自可坦然行之。而無疑。何嫌之足避乎。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一

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

君子處事。一以敬爲主而已。敬則無大小。無敢慢。若簡細故以自崇。則有忽略之弊。非敬也。敬則此心常存。不容虛

假。若飾私智以爲奇。則有詐僞之端。非敬也。皆君子之所不出也。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小人最不易防。故防之道。先當正其在己。己一正。則彼雖奸詐。將無閒之可乘矣。蓋正己自可以格物。不獨

防小人也。

○程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顯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

而已矣。

孝親敬長事之至顯者也。孝本於仁，敬本於義，理之至微者也。然仁義之理，即見於孝親敬長之間，是事理一致也。仁義之理雖微，而皆顯著於孝親敬長之際，是微顯一源也。推之莫不皆然，能通乎此，則知日用動靜之間，無在非事，即無在非理，因其

顯可以悟其微，古之所謂善學者以此而已矣。

○程子曰：物聚而無以養之，則不能存息矣。故君子動靜節宣，所以養生也。飲食衣服

所以養形也。威儀行動，所以養德也。推己及物，所以養人也。養道之所貴，惟正而已矣。

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其養則無物不消，由一

身內外以及人物皆然，而所以養之之貴，出於正。正則大順之理已處之，而泰人受之而安矣。

○或問：從俗可以從歟？程子曰：於義有害者，胡爲而可從？

從俗如孔子獵較之

類於義無害者，或猶可爲。若有害於義，則風俗人心正當自我轉移，其不可從也必矣。

○程子曰：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臨震懼死生而色不變，當疾

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人惟己私未化，則物可以擾之，形可以病之。若德盛者，心身純乎天理，故臨震懼死生之際，當疾痛慘戚之時，一任天理而行，又何足變

其色而動其心乎？此惟素養者能之，非一朝一夕所可襲取也。

○程子曰：公天下之事，苟私意爲之，則不公矣。

天下之事本出於至公，人但當以公心爲之，耳苟參以私意，則雖屬公事而其心已先不

公矣。其何以觀事之成，而服衆心哉？此公私之際，不可不審所處也。

○程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而應天下者爲難。

獨處潛修而靜思，乎理義以自淑，此非學者所難也。惟居其心

於廣大，而道明德立，可以應天下而有餘，斯則成已成物，合內外而時措之學，是之爲難耳。

○程子曰：外事之不知，非患也。人患不能自見耳。

在外之事與己無與，故不知不足爲患也。若不

能自見。則心身之臧否。德業之進退。皆茫然若失。安得不患乎。○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天下事不外一誠。人能實無妄。則言有物。行有恆。

而人爲所動。志自直。氣自壯。而事亦有成。若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而怠者。皆由平日誠之未至故也。此卽中庸所謂不誠無物。故君子必以誠爲貴也。○程子曰。責善之道必也貴誠而不貴言。則

於人有相長之益。而在己無自辱之患。朋友道在責善。然貴以誠意交孚。而不貴乎多言。蓋意誠則在人必能感悟。自有相長之益。而在己亦不至煩瀆。可無取辱之患矣。此交友者之所宜知也。○程

子曰。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乎其不由欲而動矣。中無私欲。則循理而行。自不至於妄動。故有得可以無失。而鮮悔吝之虞。

今人之所以妄動者。由其中有私欲之見故也。夫妄動而得於此者。必妄動而失於彼。一失也。究之此之所得者。終亦必至於失。二失也。又況不當得而得。非特失之已也。而且無窮之凶咎。以隨其後乎。是故無故而得福。謂之妄得之福。而災亦隨之。不當得而得。謂之妄得之得。而失亦繼之。苟知得之旋至於失。而凶咎復不免焉。亦庶乎妄念可以潛消。不役於私欲。而少有所動矣。○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而已。以爲不知而必求

之。終能知之矣。問所以佐學之窮。不問則終於不知。問則不知。可進於知。人當自用其恥。而無憚於求知也。○程子曰。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

知要。知言者。究極天下之言。而明其是非。非得失之歸。苟學能知言。則於理無疑矣。識時者。時有消息盈虛。當進則進。當退則退。苟道與時行。則無不得其宜矣。知要者。機務雖繁。必有綱領。得其綱領。而挈之。則事無不理。而執簡可以御繁矣。○程子

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通乎道者於凡天下之理莫不洞晰其當然與其所以然，故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皆不

能逃其明鑑，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兩不爽。孟子所謂知言者是也。

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

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時中謂有時而中，億揣度也。不通乎道則此心失其權衡，是非茫然莫辨。雖勞心竭力，時或偶中，然亦出於億度之私，而非其明理之所致也。豈君子所貴哉。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命者窮達天壽必然之氣數也。義者是非可否當然之天理也。賢者惟知義之當然，而命固在其中矣。若中人

以下於義未能真知安行，但能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日以命處義也。

○程子曰：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

有餘裕。

天下萬物皆已度內，若得而撓己，是己無以爲之宰也。惟有志之士，道明德盛，不爲所撓而已立。己既立矣，則天下在我運用之中，萬物在我利濟之內，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程子曰：君子之道貴乎有

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乎物，猶無有也。

君子之道體用兼備，安人安百姓，皆其所有事。貴乎措之天下，國家以觀其成，苟躬抱濟物之具，未能實及乎物，而物不被其澤，雖有亦若無耳。所以古聖人道濟天下，

必欲於吾身親見，而不徒託之空言也。

○程子曰：聖人之心雖常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

常人之心遇憂勞則失其

故常處安靜則忘其遠慮，惟聖人不然。雖當憂勞之時而安靜者自若，心不因之而紛也。至其

在安靜，亦時有所憂，而特未嘗勞，心不因之而縱也。此聖人樂天憫時並行而不相悖者也。

○程子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

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利，則衆亦與之同利而安享其所有。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己而

擊奪其所有矣。此理勢之必然而人所當深鑒也。

○程子曰：學佛者於內外之道不備。冥心滅性是無內之道也。絕物棄倫是無外之道也。佛之爲害如此。人顧從而學焉何哉。○程子曰：君

子處難，貴守正而不知其他也。守正而難不解，則命也。遇難而不固其守，以自放於邪濫，雖使苟免，斯亦惡德也。知義命不爲也。

素患難行乎患難，則爲守正。守正故中有定主，利害禍福不少動其心，方能以道濟變而難可解。若猶不解，則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惟有安之而已。儻不守正而行險徼倖，踰越禮法以自放於邪濫，雖或苟免而

禮義廉恥漸滅盡矣。是義無命，惡莫大焉。豈君子所爲乎。

正倫第十

凡二十四章

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然必其分明而後情益合。此處家之道必如是而後爲得也。

○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

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言語不慎則無以養德，飲食不節則無以養生。事在於日用至近而所關繫於人者爲甚大，故

君子必慎之而不敢有所放，必節之而不敢有所貪也。

○程子曰：所處於貧賤，雖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

大於理莫重於義。

人能素位而行安於所處雖逆亦順故貧賤未嘗不樂否則非分營心願望奢侈雖順亦逆故即富貴亦嘗

歉然不自得此無他一以理而一以欲一以義而一以利也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學者宜自擇之矣。

程子曰踐行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

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相顧而人猶或疑之若行不踐言而欲人之信斷未之有也。

○程子

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具慶謂父母俱存也人自生日正父母劬勞之時此身俱存二人長往回念深恩罔極莫報當

不勝其悲痛矣尙忍張宴作樂耶若高堂無恙以此娛親庶乎可已嗟乎此景豈多得哉。

○程子曰人處骨肉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能不

以私愛失正理。

骨肉之間恩情繫戀多不合乎禮義惟剛正自立之人爲能不以私蔑公不以愛徇欲而無失乎正理蓋恩情而節以禮義則不至於流居家者所宜深鑒也。

○程子曰男女有尊卑之序。

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男尊女卑夫倡婦隨

理之常也若恣情欲而不節以義男牽制而不剛婦狃暱而不順勢將悖其常理凶而無所利矣此夫婦之道所宜正於始也。

○程子曰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衆矣惟妻孥之牽。

情慾之愛能斷而不惑者鮮矣哉。

情私最易溺人匹夫悍卒見難而輕生者往往有之至於衽席之愛能斷然不惑者則鮮焉蓋情慾所牽有甚於死之難割捨者此可見理不足以勝私而吾人所當深省也。

○

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惟聖人爲能舍己之善以從人之善下此則皆

不能。故極爲難事。蓋己者有我之見。人之所最自私者。雖痛舍之。猶恐已見未忘。守之者固而從人者多。有所輕忽也。況可驕矜而自恃乎。此顏子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所以爲大賢而學者所當取法也。

○程子曰。世人多慎於

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

壻者女之配。固宜慎擇。婦者男之配。尤宗祧所繫。擇之愈所當慎。然壻在耳目之前。其志行易見。婦居深閨之內。其

性情難知。易見者不可忽。難知者尤不可忽也。

○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程子曰。與

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與人居所謂敬業而樂羣

也。故有規過之道。然不告則心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又無術以處此。問者所以自疑也。程子謂不告固非盡心之忠。徒告亦未得忠告之道。惟在平日誠意交通。彼此無間。在於未言之前。斯言出而人悅服。自然信從樂受矣。蓋告而不受者。在於人不我信。而人之所以不信者。實由我一念之誠不能懇至。原

○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爲多。

朋友相處。非獨資其講習之功也。蓋朝夕切磋。則薰陶漸染。自然其德日

進。故相觀而善之工夫更多。此友誼所以爲重也。

○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

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

人心每有所溺。如因愛惡之偏。遂失其是

非之正情之常也。故妻孥其所愛者言雖失而多從。至其所憎者言雖善而亦以爲惡矣。夫暱於親愛而隨之。則出於一己之私。豈合乎至正之理哉。君子必不以私恩害正理也。

○程子曰。三年之喪。禮之至。義之盡

也。先王制禮不敢過，不敢不及，如父母之喪，人子之心哀慕無窮，而聖人則以三年爲限，蓋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也。以言乎禮，則問極當，報而爲禮之至，以言乎義，則人情所宜而爲義之盡也。推此而凡先王制禮，皆本乎人情，宜乎民俗可知矣。○

程子曰：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人動輒聚飲，亦大爲民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

此。古人用酒，祭祀則其大者，老人亦藉以扶衰，適至於嘉禮，不過三五行，何嘗縱飲亡度。今人專尙宴飲，沈湎無節，則大蠹害於民矣。況民食以損，民業以墮，酗暴犯刑，勾引寇賊，莫不由此。故古先王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乃所以防酒禍也。憂世道

者可無以禁之歟。○程子曰：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倉卒之頃，事急而敗者，十常八九，其偶有不敗者，亦倖而已矣。○程子曰：好疑者於事未

著而疑，端先萌。好周者於事未形而周，端先著。皆心之病也。周，周章也。中無定見，故事尙未形而已先存疑惑之衷，與周章之意，其病在心，能治其心，則虛明而靜正，自可無此

矣。慮○程子曰：占出於自然之理，聲發於自然之氣，聽聲者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理也。

也。有理而後有占，占由理而出，有氣而後有聲，聲由氣而發，皆自然而然，不可僞爲者也。故聽聲者，即氣所佔而知其資之善惡，善卜者，因理以推而知其人之姓氏，是皆各有一種道理也。○程子曰：堯舜之爲善，與桀

蹠之爲惡，其自信一也。人之爲善爲惡，皆有可轉之機，惟中無所疑而立志已定，則勢重而不可反，如堯舜之爲善，不可使之爲惡，桀蹠之爲惡，不可強之爲善，善惡雖殊，而其堅於自信則一也。人奈何不慎擇所向，而使他日有不可

復反之勢哉。○或人有自名導氣養生者，問子亦知之乎。程子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

氣如此而已。

聖賢養生之道。惟是順天時之宜。安人事之正。望嗜慾而不爲所戕。定心氣而不爲所搖。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導氣養生之術哉。

○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

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

天下惟利之一途。乃衆心之所同欲。而不可以專焉者。也。專欲利己。則不顧乎衆。其爲害有至大者。蓋人之欲。

利。其始本出於食。而後遂有無厭之求。食之甚。則心爲欲所昏蔽。惟知有利而忘理義之正。卽不當得者。亦無不計較以求必得焉。求之極。則己之所無。必欲爭之於人。人之所有。必欲奪之於己。其致怨也。爲不可言矣。夫一念之貪。遂至於爭奪結怨如此。害何大哉。故君子當清心寡欲。以求事理之當然。不可見利忘義。而遺害於無窮也。

○程子曰。至誠感通之道。惟知道者識之。

誠之至者。純一無僞。實心流行。可以格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動君父。可以孚民物。其感通之

道。無微弗入。無遠弗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天下同此一誠之理。至誠之所感通。道固必至於是。若稍有毫釐之僞。卽扞格而不能入矣。惟知道者深識此中相感之故。相通之機。而求全其純一無僞之本體。斯可以動物而無難矣。

○程子曰。甚矣

慾之害人也。人不爲善。欲誘之也。誘之而不知。則至於滅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鼻則欲

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覺莫要於思。惟思爲能窒慾。

人害

莫甚於慾。人之所以爲不善者。皆爲慾所誘故也。誘之不已。必至於滅絕天理。流於禽獸而不自知。夫耳目口鼻四肢之慾。人孰無之。但不加察而任其所誘。其害遂至於此。然則窒慾之法當何如。亦惟有思而已矣。蓋凡慾之來。患在於不覺。此覺則彼退。其功莫要於思。思則心與理會。而慾自可得。

○程子曰。處屯難之時。而有致亨之道。其惟正固乎。凡處難能守正而不變者。鮮矣。

而窒矣。九思是其大端也。

人當困厄患難之時。每多喪其所守。而圖僥倖。以苟免。抑知致亨自有其道。亦視人之處之者若何耳。若能固守乎理義之正。而不爲所移奪。則雖有屯難。亦安之若素。何困之不自我亨哉。然而能此者。蓋鮮其人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八

程子

天地第十一

此篇多論天地造化之道以及陰陽鬼神之理凡二十八章

程子曰：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

天地之道往來變化，屈伸不窮，無非理之自然，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者，亦不過順理而行，無所矯

拂即與天地合其德矣，無他道也。

○程子曰：霜，金氣也。露，星月之氣也。露結為霜，非也。雷由陰陽相薄而成，蓋沴氣也。

沴，戾也。金氣肅

殺，凝而為霜，星月氣潔，降而為露，原屬二物，非露結為霜也。至陰陽相薄，發聲而成雷，蓋沴氣也。總之皆天地之氣所流行也。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

也，健而無息之謂乾。

此程子指天之名義以示人也。乾為天者，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也。天之性情惟其健而已。健之體為性，健之用為情，惟健所以不息，此之謂乾。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

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道者天理之當然也，就天而專言之，則謂道。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以功用言則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之謂鬼神也，以妙用言則造化之無迹者，其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之謂神也，性情謂乾，即上節所言是也，蓋其名各有不同，而其為道則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妙用言其理，功用兼精麤而言，妙用言其精者。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

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道者太極之理也。貫古今通上下。豈有天人之間。但在天則爲陰陽。而陰陽乃天道也。在地則爲剛柔。而剛柔乃地道也。在人則爲仁義。而仁義乃人道也。故人能位天地。育萬物。即可

與天地參矣。

○程子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惟仁乃衆善之長也。其爲道至公。其爲德至純。其爲理主於愛。是故於至公見天地之無私覆。無私載。爲於至純見天地之得一以

清得一以寧焉。於愛之理見天地之所以大生。所以廣生焉。非仁而天地之道何由見乎。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沖漠未形而萬

理畢具。卽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卽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

○程子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

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萬物初生。渾融未散。生意最爲可觀。至於暢茂則盡洩而無餘矣。此元者所以爲善之長。而卽仁之謂也。蓋初生之物。其意無窮。而乍見之仁。其發最真。觀生意可以知仁矣。

○程子

曰。致敬乎鬼神。理也。曠鬼神而求焉。斯不知矣。

鬼神亦理之所有。致敬以事之宜也。曠則有求媚希福之心。是爲其所惑矣。不智孰甚焉。此卽夫子敬鬼神而遠之之意也。

○程子

曰。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舉一人之心卽可見天地

之心也。眞精妙合而凝。萬物於是乎生。故舉一物之理卽可見萬物之理也。由晝而夜。陰陽屈伸往來不窮。故舉一日之運卽可見一歲之運也。

○程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尙復何事。

有感則有

應。盈天地間無非此感應之理。充塞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可掩。此外更無他事。人當隨時而精察。隨處而體驗。之則自得矣。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閒有功

用而已。氣化之往來。其在人者與在天者。本同一理也。惟聖人能以功用補氣化之所不逮。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 ○程子曰。君子宜獲福於天。而有貧悴夭折者。氣之

所鍾有不周耳。脩德獲福。此必然之理也。而亦有貧悴夭折者。則所稟之氣。偶有不周。非理之常。君子不以其是而懈其修也。原憲之贊顏子之天。可以釋然矣。 ○程子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

聖人由一理復其初也。天命之初。渾然一理而已。惟二五雜糅。則或剛或柔。因以散見錯出。萬有不齊。獨聖人得二五之秀。清明純粹。不倚於剛柔。而中正以立。人極。故由一理之渾然。而復其天命之初。所謂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

皆在乎此矣。皆在乎此矣。 ○程子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

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復象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蓋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可見其端倪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始生雖微。固若靜矣。其實

爲動之機。勢日滋長。生生不息。故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深知易道者孰能識此意乎。 ○程子曰。冬至之時。天地閉塞。可謂靜矣。日月運行未嘗息也。則謂之

不動可乎。故曰。動靜不相離。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此理之不相離者也。以天地觀之。冬至閉塞靜矣。而日月運行不息。夫非動乎。朱子亦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卽不相離之意。 ○程子曰。子厚

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繫辭之言也。天雖渾然一形氣。然理與氣俱。故無聲無臭。之中。而萬象萬化之妙。出焉。所謂道也。張橫渠乃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就其

氣體而指之。徒以器言耳。豈形而上者乎。其立說不能無偏矣。 ○程子曰。當大震懼能自安而不失者。惟誠敬而已。內多私欲而不誠。素未主一而不敬。一旦當震動危懼之來。勢必倉

皇不安而盡喪其所守。惟誠則無私而見之明，敬則有主而持之固。此所以卒然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也。

○程子曰：天地之間，善惡均於覆載，未嘗有意於簡別也。顧

處之有道耳。聖人即天地也。

惟天職覆，惟地職載。而人之有善有惡，均在其中者，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初未嘗過爲區別也。顯善則降之祥，惡則降之殃，亦若權衡於其間，則所以處之者有道耳。聖人存心仁厚而不廢刑賞是

即崇效卑法於天地者也。人無能外於天地，又何可自絕於聖人乎？

○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

無妄者真實之理，天之所以爲性也。萬物之生各得其理

以爲性，一毫不有加損，所謂實理之自然也。苟以意見參之，便流於後起之私，而非最初之本體矣。故誠者物之終始，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

○程子曰：語默猶晝夜爾。死生猶古今耳。

此程子欲人體道之

言也。語默者動靜不停之機，猶天理之有晝夜也。死生者消長一定之理，猶運會之有古今也。知其機之不停，則語顯默藏不可不合其宜矣。知其理之一定，則生順死安而不可不受其正矣。

○問天地何以不與聖人同

憂也。程子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焉。

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天地非主於藏之顯之也，誠通誠復而自成其化焉。故曰：天地不宰而成化。若聖人之治，則成

於有心。養以遂其生，教以復其性，未免出於憂勤。然亦就民之宜養而養之，宜教而教之，何嘗有作爲於其閒哉？故曰：聖人有心而無爲。此天地不與聖人同憂也。

○程子曰：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天道無爲，人事有功。盡人以事天，則人盡而天見。而天人合矣。義者事理之當爲，命者莫之爲而爲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得爲，而義命通矣。然此惟體用一原理數融貫大賢以上者能之。若下學則祇有盡人守義而已。

○程子曰：陰過之

時必害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欲無害者惟過爲防耳。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陰盛則陽衰而爲其所害，小人道長則君子道消而亦爲所害。此氣數之

必然。每有不能免者。惟在過爲防之耳。苟計之弗早。備之弗周。欲其無相戕賊難矣。故君子當思患而豫防。不可疏虞以取禍也。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有獨者。故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子然而孤立者。此

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安排者也。故中夜以思此理。觸處皆然。每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程子之所觀感於天地萬物者爲已深矣。

○程子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天之始。其確然者耳。聖人始爲歷象四時。弦望晦朔。分至啓閉。

以成歲功。地之始。其隕然者耳。聖人始爲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樹藝種植。以盡地利。天地生人之始。其蚩蚩者耳。聖人始爲綱常彝紀。名分等殺。禮樂政教。以正人道。凡此皆天地無爲而待聖人。以弘其用。苟非聖人。則天地亦終於草昧而已。故曰。聖人。天地之用也。

程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則一事生。生息之際。無一毫之間。碩果不食。卽爲復矣。

息有二義。曰止曰生。此造化之妙也。或暑止則寒生。

或晝止則夜生。生息之機。循環不窮。無一毫間斷。如剝之爲卦。衆陽俱剝。惟一陽在上。其辭曰。碩果不食。則又爲復。上之機矣。天地間無一物不止。無一物不生。觀於蟲之義。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

○程子曰。大哉人謀。其與

天地相終始乎。故雖天命。可以人勝也。

吉凶禍福。天地之數。而致之有由。處之有道。則在乎人謀。所謂與天地相終始也。故人能盡其道。則氣數自我轉移。雖命之在天者。而人定亦可以勝之。此惟立命之君

子能之乎。學者當盡其人。事而不可徒諉於氣數也。

○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

天地設位於上下。而凡健順易簡資始資生之理。無

一不具矣。然而生成。羸載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則其能猶有未全者。惟聖人參贊化育。裁成輔相。以成天地之能。而直行乎其中。此所以爲三才。而有天道地道人道之名也。然則有天地。安可無聖人哉。

陰陽第十二

凡二十
八章

程子曰。靜動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

靜而生陰。動而生陽。故靜動爲陰陽之本。至水。火。木。金。土。五氣之運。則各本陰陽以爲流行。而其變蕃錯出。遂至於不可終窮。

蓋分之爲五氣。合之惟二氣。而究不外乎一理也。

○程子曰。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己。所用莫非中理。

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天理存焉。惟有德者身體力行爲

能得乎天理之本然而用之。爲人事之當然。蓋既得其理則實有諸己。而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所用莫不協乎天理之中矣。舜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正如此。

○程子曰。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

關。孔子繫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至日者冬至之日也。冬至一陽初復。其氣尙微。不可勞動。宜安靜以養之。故先王於陽至之日閉道路之關。於此可見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而贊化育也。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

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此言窮理者之無往不通也。此理無物不有。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理。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合而言之。萬理同出一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知此則自心身以至天

下國家皆推之而無所不通。是以君子貴窮理也。

○程子曰。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

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虛能生氣。此老氏之言。甚爲非理。蓋陰陽之理。開闔相因。循環無端。初無先後之可言也。故有陰而陽即伏焉。有陽

而陰即附焉。如形影之不相離。若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以陰陽爲有先後。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形影亦有先後乎。此理之甚明而易見者。不可惑於異端之說也。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

之尤盛者也。日屬陽月屬陰。天地間無物不有陰陽。而日與月則發見極其盛。乃陰陽之大者也。觀此則一陰一陽之理。隨在可體察而靜會矣。○程子曰。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也。天

之高。地之厚。鬼神之幽顯。必有所以然者。苟曰天惟高耳。地惟厚耳。鬼神惟幽顯耳。是則辭而已。尙何有哉。凡物之理有當然而不容已。卽有所以然而不可易。窮理者必窮其所以然而大之何以高。地之何以厚。鬼神之何以幽顯。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而後吾心之知無不明。如但以辭而已而不實究諸心。則何理之能窮哉。○程子曰。命受於

天。或者服餌可以致壽。是天命而可增益也。壽天之命稟受於天。非人力所能爲也。謂服餌可以延年。是欲增天命矣。世人貪生怖死。爲其所惑甚多。言此所以破其惑也。○或問。人

多惑於鬼神怪異之說。何也。程子曰。不明理故也。求之於事。事則奚盡。求之於理。理則無蔽。故君子窮理而已。凡入之心惟不明乎理。而但求之於事。故鬼神怪異之端。變幻錯出。鮮不爲所惑者。苟見理既明。則鬼神可以理推。怪異可以理折。何蔽惑之有哉。故學者當以窮理爲要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

爲性。命猶令也。性卽理也。自天以陰陽五行之理賦於人者。謂之命。自人秉健順五常之德受乎天者。謂之性。嬰之。天全而予之。人全而受之。是以君子有盡性至命之學也。○程子曰。史遷曰。天與善人。伯夷

善人非耶。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蹠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福善禍淫。自

其常理。間有不然而亦理之偶乖。未可以一二人之故而遂疑天之不必然也。如史遷之論。蓋以天於伯夷似與與善之說不合。此以私意妄爲測度也。至云。顏何爲天。蹠何爲壽。皆斤指一人以相較。則不知天甚矣。獨不思古今來善之獲福者何多。惡之獲禍者豈少。不舉其大凡而第摘其偶爾。將使善者因而生疑。而爲善不力。惡者得以藉口。而爲惡不悛。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但當言乎天道之常。不可妄逞其臆見之說也。○程子曰。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

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應物而見於彼，復何存於此乎。

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因物之自生而生之，因物之自養而養之，而初不居其功也。蓋順物而應，見於彼者自不存於此，此聖人

所以意必固我之俱忘，而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僞教謂釋氏也。釋氏專爲渺茫謬誕之說，欲以化人而其

教已先處於僞矣。豈知人生世間，惟有一實理而已。君子惟論理之有無，不計人之從否。故至誠可以格天地，而愚頑尙有不化者，矧僞教而可以化人乎。多見其煽惑人心而已矣。

○程子曰：覺物於靜中，皆有春意。

物物皆有春意，但於靜中觀之，則得之矣。彼動而逐物者，不能知也。周子緣滿窗前草不除，邵子拍拍滿懷，都是春意。皆胸次寧靜，天理流行，乃能見物之春意也。

○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祇是

敬也。敬則無閒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易之繫辭也。蓋天位於上，地位於下，確然易而隴然簡，然必有主宰而後變化無窮。其道貞觀，祇是敬也。就人心言之，亦惟敬而後流行不息，無有間斷，可以持之永久。故主敬者君子法天之學也。

○程子曰：卜筮在我而應之者，蓍龜也。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夫豈有二理哉。亦一人之心而已。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應如響，徇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焉，未有能應者。蓋無其理也。古之言事鬼神者，

曰：如有聞焉，如有見焉，則是鬼神答之矣。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

天下事止一實理，如卜筮而著龜從之，祭祀而鬼神享之。

皆理之所有，而生於人之心者也。故卜筮者以心求焉，其應如響者，以有其理故也。若以私意及顛錯卦象而問，是無其理矣。無其理則何以能應哉。至古之事鬼神者，曰：如有見聞，非真有見聞也。然則如有見聞者，誰歟。亦鬼神之理之存於人心而已。

○或問

符瑞之事有諸。程子曰：有之。聖人之道，何也。曰：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禎祥而自恃，則有害。是以不

道也。符瑞之事亦理所有。而聖人置而不道者。蓋以凡人之情。遇災異而能恐懼。修德則雖災亦無所損。遇祥瑞而苟志盈氣驕。則雖瑞亦足爲害。故春秋於災異每書之。而禎祥則有所不道也。

○程子曰。天地之化雖廓

然無窮。然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所以爲中庸也。

天地之化發於外者。充塞蕃變。雖廓然而無窮。盡然其間。陰陽之屈伸。日月之運行。寒暑

之往來。晝夜之遷代。莫不有其常道。至正而不偏。至常而不易。此所以爲中庸也。

○程子曰。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人之一身稟受於天地。善學者於吾身形色天性之間探

見本原。近以取之。而其理已具備矣。由是自一身而外。凡天地之所有者。雖萬變不窮。皆可以觀之。而無不豁然貫通焉。學孰有善於此哉。

○程子曰。惟至誠之祭祀爲有感必通。

祭祀所以交鬼神而幽明

甚隔。非積誠則精氣無以相通。故惟極誠無妄之至誠。凡所以郊上帝格祖考者。爲能內而齊明。外而盛服聚吾身之精神。以與之相接。而有感必通也。若不誠而豈能之乎。

○程子曰。天理生生相續不息。無爲

故也。使竭智巧而爲之。未有能不息也。

古往今來止此天地之自然。日流行於兩間。故雖氣有開闔。物有盈虛。而其生生之理相續不絕。未始有一息之閒者。惟其無心成化。泊然無爲故也。使必竭智巧而爲

之。則矯揉造作。終至力盡能索。雖乎爲繼。未有能不息者也。觀於天理。若此人可不顧其生理之自然哉。

○程子曰。天地之心以復而見。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復者陰極

陽生。惡極善生。亂極治生。皆是也。十月純陰。萬物收斂。若無真下啓元。乾坤或幾乎息矣。冬至一陽來復。天地生物之心。蒸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不能掩。先儒以靜爲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若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自少而壯而老。無一毫私僞以閒之。既無所剝。何有於復。故未嘗見其心也。若顯子不遠復。無祇悔。則可謂見其心矣。

○程子曰。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

卜筮以決事物之疑。所以明其理也。今人獨計一身窮通。則不明理甚矣。聖人設教。豈爲後人徇私之具哉。

○程子曰。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

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以其情順萬物而

無情。蓋惟此心無私。以道爲體。故能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動以天也。賢人希聖。則惟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爲。而踐形盡性以求當乎天理之宜。是動以人也。要之。天人一理。由勉未始不可以幾安也。

○程子曰。觀天地生物

氣象。

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備。數榮條達。此天地生物氣象也。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發見。此卽周子窗前草不除。所謂與自家意思一般也。

○程子曰。天地陰陽之運。升降盈虛。未嘗暫

息。陽常盈。陰常虧。一盈一虧。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莊周強齊之。豈能齊也。

陰陽之運

或升或降。或盈或虛。日流行於天地。而無一息之停。其閒陽則常盈。陰則常虧。參互交錯。遂至不可齊一。而萬變生焉。此一本之所以萬殊也。故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作齊物論。而欲強齊之。不亦誣乎。善學者當由其理之一。而觀其分之殊可也。

○或

問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爲爾有言。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鬼神之理。至微而難知。至妙而莫測。以爲

有而無形聲之可見。以爲無而又體物之不遺。故程子謂言無則聖已有其說。言有則人又將妄求。亦付之不論不議之閒而已。

○程子曰。天人無閒斷。

天日在人之中。而人受乎天之理。化機之往來。道體之不息。天與人初無閒斷。

是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之德之純。純亦不已。一而已矣。

濂洛關閩書卷之九

程子

聖人第十三

此篇皆論聖賢之氣象。古今之人品。蓋得失之林。而士君子之所當奉以爲鑒者也。凡二十三章。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若不可及。則趨向之志。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曰。吾無隱乎爾。吾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等而進也。

聖人之道大如天。而其教則自有序。弟子之游其門者。心向往之而不能至。每若見其高遠。苟不引以可至之方。則趨向之心愈矣。故聖人之教常循循然俯

而就之。使之有所從入。如吾無隱乎爾。與我非生知好古敏求之言。皆蠢學者驚於高遠而本身以示之法。非獨庸下者可以企及。即高邁者亦不得躡等。此聖人所以善於誘人而當時諸賢卒皆有所造以成其才也。

○程子曰。堯舜幾千

年。其心至今在。

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此心同也。自古聖賢相傳。惟此一心。堯舜雖往而其心之同然者。至今猶在人能自見其心。卽可以見堯舜之心。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職此故也。

○程子曰。聞善言則

拜者。禹之所以爲聖也。以能問於不能者。顏子之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則充然而自足。哀哉。

明聰

自用者。雖有善言亦拒而不納。惟禹聞善言則拜。是聖不自聖。乃其所以爲聖也。矜己自恃者。必不肯下問。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是賢不自賢。乃其所以爲賢也。後之學者。纔有一善。卽充然盈滿而自足。不復求助於人。無怪乎德不加修。而人亦不樂告以善終爲庸愚之

歸而已。可哀也夫。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聖賢氣象各有不同，由其所造之異也。如仲尼猶元氣周流渾淪無間，初不見其運行之迹。顏子如春陽

盎然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若孟子則志氣剛嚴，詞語明辨，并秋殺其盡見矣。

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

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

仲尼道德全備，無所不包，人莫得而窺其迹。顏子不違如愚，所學盡於聖人，後世可想而見其自然之和氣，則默而成之，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剛毅發越，材氣呈露，蓋當

戰國之時，世道日衰，異端益熾，故其衛道之嚴，辨論之明，不得不如此。爾此又時勢使然，不能強同也。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

言，皆可見之矣。

仲尼如天地然，高明博厚，無所不覆載也。顏子則若和風慶雲，但見其協氣旁流，祥光發越而已。至孟子以道義自尊，詞嚴義正，令人不敢褻視，則有泰山巖巖峻極難攀之氣象焉。觀於語孟所言，皆可想見其爲人。聖賢真不可及

矣。○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

其在我者而已。

伊耕莘野，說築傅巖，當其在草茅中，豈能取天下事一一學之，舉天下人一一知之哉。然萬物之理備於我身，明其在我而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一出而遂能建功立業也。後之學者處窮約時，未能讀書明理，練達世務，一至當官

茫無建立，其在我之無具甚矣。安能免於處士虛聲之誦乎。

○程子曰：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夫國人有矜矜式，其心善矣。於孟子有可

處之義也。然時子以利誘孟子門人，故孟子曰：我非欲富也。如其欲富，則辭十萬而受萬乎。當知孟子非

不肯爲國人矜式者。特不可以利誘耳。

君子爲行道計。不可以利祿虛拘。上之能用以致治。則道行而身安矣。次之卽不用其身。能重其道。則亦可以少留。如齊王之欲留孟子。以爲大夫。國人矜式。意良善也。

而乃曰。養弟子以萬鍾。是仍不離利祿之見。欲以是誘其門人。則拂孟子之本心矣。故有欲富之言。以拒時子。當知孟子非不欲爲人矜式。特可以道求。不可以利誘耳。古聖賢心事光明如此。若後世則惟利是視。而有所不顧矣。

○程子曰。顏子

默識。曾子篤實。得聖人之道者。二子也。

輕浮淺露。則其見道必不真。而入道必不勇。如顏子默識。專事深潛之功。曾子篤實。毫無虛懦之氣。蓋一則智而不自用其智。一則魯而能自勵其魯。此所以卒有卓爾

之見。終領一貫之傳。而各得乎聖道也。學者觀於二子。則知聰明之不可恃。而誠實之爲足貴矣。

○程子曰。楊墨學仁義而失之者。後之學者有不爲仁義者。則其

失豈特楊墨哉。

楊氏爲我。其學近於義。而不知有物。則失乎義之宜。墨氏兼愛。其學近於仁。而愛無差等。則失乎仁之理。蓋學之過而失之。則愈猶知學也。後之學者。棄仁義而不爲。是并不知學矣。其失豈獨楊墨哉。此道學之不明。失之於異端者

固多。而失之於吾儒者正不少也。

○程子曰。顏回在陋巷。淡然進德。其聲氣若不可聞者。有孔子在焉。若孟子安得不以行

道爲已住哉。

顏子居陋巷中。淡然進德。無求於世。其聲氣若不可聞者。非其心忍於忘世也。亦以有孔子在。行道濟時。栖栖不遑。凡顏子所欲爲者。孔子皆已爲之。乃得退然自處。一無係累耳。若孟子者。承先聖之道。直以一人之身。負荷其閒。苟斯道之不

行。雖有分其實者。又安得不引爲已任。僕僕齊梁。閒以自伸其志哉。此則兩賢所處之時不同也。

○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聖人而後已。不至

聖人而自已。皆自棄也。孝者所當孝。弟者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

聖人不過盡人道之當然。故人皆可爲聖人。若謂聖不可學。或

未至於聖而輒止，皆自棄而不足有爲者也。蓋堯舜之道，學弟而已矣。學弟人之所當然，又推之以及其餘，無不盡其所當然，是我亦一聖也。何不可爲之有乎？故言學必以聖人爲歸也。

○或問：夫子有言，昔之惑人因

其迷闇，今之惑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惑乎？程子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者，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智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佛氏之學其言愈高，而惑人愈甚。愚昧之人固不知也，惟高明之人喜其立論高妙，遂陷溺其中而不可反。此智者知之過也。然所謂高明者，特論其人之實質開透，超出衆人之上耳。非如中庸之所謂極高明也。若極高明而道中庸，則

無一毫私欲之累，而明睿所照，自有以知異端之偏，豈有過乎？

○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程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

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簞瓢，由是萬鍾，由是

世多貧賤之人，亦有處陋巷而不厭者，蓋未當富貴之遇，不見可欲故也。一旦而處富貴，則欲動情勝，遂失其本心矣。若顏子者，其處簞

瓢也如是，其處萬鍾也亦如是，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也。學者亦尋顏子樂處而可哉？

○程子曰：學者常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聖賢所造不同，故其體有異聖

人神妙莫測，一如化工運行於上，盎然生意發見，而初無所作為。此自然而然者也。賢人則盡人以合天，未免有作為之迹，而巧生焉。此由勉而入者也。安勉微分，而其至則一。學者不可不識也。

○程子曰：曾點、漆雕開已見

大意，故聖人與之。

曾點言志，如莫春春服，數語卓然有見於是大道之流行充滿，而日用之間，從容自得，有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而開對以未信，其於是理必實有見，其未能無毫髮之疑，而不自安於小成者，二子雖其行之未成，

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是以均爲聖人之所與也。

○程子曰：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淡然進德而已。

至孟子則守先待後黜霸闢邪事功甚著蓋立德立功理本同原人有顏子之德則自有孟子之事功矣然孟子之正人心與禹稷之拯民饑溺其功正相等禹稷也顏孟也易地則皆然也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於權詐

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黔首黑髮之民也老氏之學雖言道德而每雜以權詐故秦用之以愚黔首其術蓋本於此可知學術之不正者流毒良非淺鮮也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

子知之而未能至之者也

子貢之聰明在聖門中惟亞於顏子他人皆莫能及然祇知處較勝而行則不逮焉故雖獲聞性道究未能至顏子卓爾地位者天分同而學力有閒也

○或問莊周何如

程子曰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莊周一生死厭禮法放浪形骸之外其無禮無本可知矣但其書恢誕奇矯故爲寓言如輪扁庖丁諸篇亦善於形容道理可於言外得之也

○程子曰信一也而有淺深七十子聞一言於仲尼則終身守之而未必知道此信於人者也若夫自信

孰得而移之

信一也而有淺深之不同如七十子之徒聞一言於仲尼信之之至若將終身守之宜其於道體認真切無少差歧之感突然而有未必者何哉蓋內無真得徒守師說信從人生者也若自得於心真知而篤信之又誰得而移之乎故爲學當

求信於已也

○程子曰桓魋不能害已孔子知之矣乃微服過宋象將殺已舜知之矣乃同其憂喜饑溺而死

有命焉而禹稷必救之國祚修短有數焉而周公必祈之知性命並行而不相悖然後闢聖人之用

昔者桓魋

欲害孔子子曰桓魋其如予何是已知其不能害已矣乃微服過宋又恐其能害已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久知之矣乃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又忘其欲殺已者人之饑溺而死莫不有命乃禹稷視爲由已而必欲救之國祚之修短莫不有數乃周公作金縢而爲王祈天是

豈聖人作意而爲之乎。蓋生死修短命也。而保身之術。愛弟之仁。憂民之心。忠君之念。則性也。聖人盡性以立命。其道原並行而不相悖也。學者誠知乎此。然後可以明聖人之用矣。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子路以兼

人之勇。而聞過則喜。是遷善之誠。改過之速。其進德也庸有既乎。後之人能師子路。無患自治之不勇矣。故可以爲百世之師也。

○程子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

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孟子天資超邁。其才之高。每無可依據以攀躋。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工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之於入聖爲近。有可以下手用力處。是惟善學者自驗之已。

○程子曰。人於天理

昏者。祇是爲嗜欲亂。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良是。

天理嗜慾。迭相消長。人之昏於天理而志迷神昧者。大抵爲嗜慾所淆亂。故耳。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

斯言深中其弊。學者可以自審矣。

教人第十四

凡三十
一章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

君子有教無類。然未嘗不因人而施。如於互鄉童子則見之於孺。悲則辭之。於求由則進退之。要皆所以曲成。

其教也。○程子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

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吾言。不合則不復思。所以終異也。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學不得則當思。思久則知自進。孔孟弟子

未必盡賢，豈能識盡其師之言，特不自以爲是，而能信從其師，精思以求，故各有所得耳。今學者於吾言不合，卽不復思其所以然，欲其不終異也，能乎？誠使不卽棄置，反而深求於心，未必不有所得，而致知之方，卽在是矣。非然者，雖以孔孟爲之師，其能如不思者何哉？

○程子曰：顏子虛中受道，子貢億度而知之。

顏子深潛純粹，於聖人體段已具，胸中虛靈毫無凝滯，其受道也如鏡之鑿，徹物來卽照，水之澄清，影入卽明。子貢之智則以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故夫子稱

顏子曰：不違如愚，稱子貢曰：億則屢中，兩得之矣。

○或謂佛氏引人入道，比之孔子爲徑直。程子曰：果其徑也，則仲尼豈固使學者迂

曲其所行，而難於有至哉？故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爾。

道以中庸爲至，孔子教人近在

人倫日用事物之間，行習著察，而積漸以造其極。佛氏則去人倫絕事物，一味冥悟，或人不知以爲其引入入道，較之孔子似爲徑直。程子曰：道果有徑而可行也，則仲尼引入之心，豈不甚切？奚爲使之迂曲而難至哉？蓋聖人之道如路然，大中至正，學之者必循途守轍，而後可幾。如求徑途而之大道，是猶行路者舍正路不行，而反冒險阻，披荆棘，以祈至於四達之衢也。其爲難不更甚乎？尙何徑直之有？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

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孔子之道廣大悉備，而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鄉黨所載，皆其行

事，蓋由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故從心不踰，從容中道。此自誠而明者也。學者卽其行事而學之，以求至焉，必先知無不明，而後行無不實。此則自明而誠者也。故人特患不學耳，及其至焉，則一也。聖不絕人以可爲，而人自不能至，何哉？

○程子曰：荀卿

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名況，卿其字也。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言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逆理背道，其過處多。揚雄才短，所作法言諸書，猶知模倣前聖，其過處少。

蓋就二子相較則彼善於此耳。要之皆未正也。

○或問道不明於後世。其所學者爲何。程子曰。教之者能知之。學者之衆不患其不明也。魯國一時賢者之衆。非特天授。由學致也。聖人旣沒。曠千有餘歲。求一人如顏閔不可得。故教不立。學

不傳。人材不期懷而自壞。

道必賴人而傳。教立則聖道可明。而學者自知向往。孔子之時。諸賢濟濟。豈盡天授。亦由得聖人以爲依歸。學焉而各有所造耳。自是而後。不聞有賢人出者。蓋無教則無學。無學則無人材。此道之所以不

明也。○程子曰。張良進退出處之際。皆有理。蓋儒者也。

張良始事漢高。爲復韓仇而出。及漢業已定。則託從赤松子以遊。是皆自行已志。而無繫乎利祿之心。其進退出處。悉合於理。蓋有儒者

之道焉。見其任術者。謂其學類申韓。見其退隱者。謂其迹近黃老。皆非知子房者也。

○程子曰。陳平言宰相之職。近乎有學。

宰相之職。持其大體。如錢穀刑名。自係有司之事。下侵焉則失之矣。陳平之對文帝。

深知大體。非近於有學者。不能爲此言也。後世若王荆公作相。行青苗諸法。瑣屑不堪。卒致紛更變亂。豈爲知大體者乎。

○程子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

甚分明。下此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爲膠西王相。二子所言。皆以修身齊家爲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得聖人之意。但微有蔽處。見道尙未分明。至揚雄以清淨寂寞

爲道。駁雜不醇。其規模窄狹。則又儒之下者。較之二子不遠遠甚矣。

○程子曰。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度越諸子遠矣。

自春

秋以來。道義不明。舉世皆趨功利。至漢仲舒獨以正其義。明其道。守先王醇正之學。以不謀利。不計功。挽後世頹靡之趨。度越諸子殆遠甚矣。朱子亦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也。

○程子曰。知幾者君

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也。穆生爲酒醴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爲士室之隱，免於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汙。其知幾矣。

穆生，楚王戊之客，因醴酒不設，以王意怠而去。姜肱，東漢時人，黨錮未起，彼見諸人互相標榜，必至於禍，先爲士室以隱，薛方新莽時人，莽以安車迎之，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

由，臣願守箕山之節，莽悅其言，不強致之。大凡禍患之來，皆有其幾，惟君子能見禍於未然，而早爲之計，禍已至則不能免矣。如穆生姜肱薛方皆見幾而作者也，不然胥靡之辱，黨錮之禍，新室之汙，不旋踵而隨其後，欲其脫然無事也得乎？故君子幾先之哲，誠非恆人能及也。

○程子曰：揚子雲之過，非必見於美新投閣也。夫其黽勉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子雲，雄之字也。美新者，雄所作文以美新莽也。投閣者，雄坐事被收，自投閣下也。莽，王莽，董賢也。子雲之過，人皆議之於仕莽之後，而吾以爲不必於美新投閣之日而始見也。當成哀平時，雄與莽賢同官，莽賢皆至三公，而雄歷三朝不徙，浮沈下位，宦情亦可淡矣。此時若肯奉身而退，豈至汙辱，乃覩顏屢勉於莽賢之間而不能去，是溺於勢利，其爲卑汙甚矣。烏得爲大丈夫哉。此所以終至於喪廉恥壞名節，自取禍患而爲士君子所羞稱也。

○程子曰：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漢諸葛亮字也。禮序

而樂和，亮之治國，政刑修舉皆有次序，而人心豫附。得其和平，庶幾於禮樂矣。非學有本原者能如是哉。

○程子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觀出師二表有曰：親賢

臣，遠小人，鞠躬盡瘁，皆大臣事君之道，所謂有儒者氣象也。三代以後之人，臣於諸葛無遺憾焉。

○程子曰：文中子本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

開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

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一隱君子也。其弟王凝子福壽等收其議論，附會成書，名曰中說，雖駁而不醇，然其中多有格言，爲荀卿揚雄輩所說不到者。朱子嘗謂其書言治體處高似仲

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可謂定論矣。

○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諫佛骨，自孔孟後千有餘年，聖道不明而愈獨能卓然有見，扶正學而闢異端，秦漢

以來未有能及之者，故程子稱其爲近世豪傑之士，不可以其言之有疵而忽之也。

○問：顏子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乎？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

人知顏子深潛純粹而不知顏子固大勇者也，觀其言以舜爲必可爲，是何等果毅，如不遷怒，不貳過，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皆非大勇不能，故人當學顏子之所學也。

○程子

曰：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賢人君子抱道匡時，其負荷於一身者至爲重大，特未得其位，則素蘊無

所設施，然而前望往聖，後顧來者，忍令斯道之授受無人而絕續莫必乎？故必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學，開導後進，要使被吾教者，成德達材，有所造就，而其教益明，得吾傳者，親炙聞風，有所奮起，而其傳益廣，是故身雖隱而未見，而道自光昌，迹雖處而未仕，而教已大行，然則出與處雖異其途，其推已及人，惓惓爲道之心，則一也。賢人君子之生於世，豈苟然而已哉。

○程子曰：游安定公之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誠如是，亦可從政

矣。安定公姓胡名瑗，嘗教授湖州，作經義治事兩齋，四方來學者，因其材質之所近，使各就一齋而分教之。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當時游其門者，多知稽古而愛民，蓋動於稽古，則有以考政事之得失，心乎愛民，則有以剛邦本於不搖，其於從政也無難矣。

○程子曰：世之博聞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

未免於有弊也。

子厚姓張名載。學者稱爲橫渠先生。堯夫姓邵名雍。學者稱爲康節先生。博聞強識而無體認實踐之功。則泛濫不精。久之厭棄故常。耽心冥寂。遂折而入於禪。故凡爲學者。多坐此病。求其卓然特立。不爲所惑。則惟子厚、堯夫而已。

然其立說之閒。或未免於有弊。如正蒙皇極之書。皆大醇而小疵。讀者會其意可也。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無不盡。

君實。光之字也。度量褊淺者。與之言。每扞格而不入。則人

亦不樂盡言以相告。君實能聽受不厭。故時與言論。不覺盡吐其底裏。而無少隱諱也。

○程子曰。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周子名敦頤。茂叔其字也。周子爲人。見理明徹。於道有得。胷中灑落。毫無纒繫。如光風霽月。至其居官爲政。則精詳之中。又縝密嚴毅之中。復寬恕務盡其道。此所以不可及也。程子斯言。可謂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盡周子之生平矣。

○程子曰。子

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子厚之學。見於西銘。正蒙。理一分殊。廓然有萬物同體之意。堯夫皇極經世一書。言數而

歸之理。貫內聖外王之道。皆善自開大者也。若堯夫之胷懷曠蕩。細行雖或不謹。而於陰陽之消長。萬物之變化。得於所獨見者。卷舒運用。妙乎一心。亦可謂精熟矣。豈學者所能窺測哉。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

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顏子不改其樂。仲尼樂在其中。所樂何事。有難以言語求者。故周子但令學者日尋其樂處。而程子亦引之以示人也。蓋非真積力久而自得之。必不能知其故。先儒引而不發。學者宜致思焉。

○程子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凡人奉一師以爲依歸。則一言一動。惟師是從。安定先生德性冲粹。舉止雍容。故凡從之學者。受其薰陶。習與

俱化。一種醇厚和易之氣。發見於動容周旋之閒。望而可知爲安定之門人也。

○程子曰。關中學者。正禮文。乃一時之事爾。必也脩身立教。然後風及乎

後世。關中學者謂橫渠之徒也。橫渠教人先以禮。故其徒皆正禮文。而習於威儀。違反之節。雖足以善其行。然不過一時之事耳。必也修身以爲本。立教以達用。然後德可大業可久。流風遺澤。及於後世。其所學乃大也。程子此言。蓋以匡橫渠之所未逮歟。○

程子與吳師禮論王氏所學之失。曰。爲我盡達之介甫。理者天下之公。不可私有也。非敢必以爲是。介甫

有以告我。則願反覆辨之。辨之而明。不有益於彼。斯有益於我。介甫王安石字也。講明道理。乃天下之至公。初不必存。彼我之見。苟能反覆辨論。往來商確。則是非明白。不有

益於彼。卽有益於我。亦何嫌何疑。而不以相質也。介甫爲人執拗。其所學之失甚多。故程子婉詞以告之如此。○程子曰。謝顯道爲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

道有望矣。顯道名良佐。人之材質不同。有務爲高遠而不肯致力於近者。有徒守卑近而其才不足以充廣之者。惟顯道之學。近裏者。已觀其以生意論仁。以惺惺論敬。實皆切問而近思。而其奮發有爲之才。又能擴而充之。廣而大之。此所謂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者也。吾道之望不賴有若人哉。○程子自謂今不好獵。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

十二年因見獵者。復有喜心。乃知果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口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閒。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蓋惟周子用功之深。故知程子此心潛隱。後當

復萌也。惟程子治心之密。故能久而彌厲。觸處加謹也。夫以先儒之純脩。而此心尙不能保其不動。况後之學者。其可不朝乾夕惕。以勵其閑存之力乎。○程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

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學。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從。久則心化之。今而旣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

革。若衆心既定。風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王氏指安石也。安石爲人執拗。其教邪僻。以似亂真。當時之人靡然從之。爲患固甚大也。以彼才足以濟其奸。言足以文其僞。故其學雖偏而易於入人。而不覺。迹

其所以爲教者。多出於利。世之人惟利是趨。始也以利而從之。久則心悅而化之。今且安於爲利而不知其非矣。夫天下事之弊者。當其未成。則一日可革。若衆心爲其所浸淫。而既定。風俗爲其所漸染。而已成。雖欲革之。而何可得乎。此其害之所以甚大。而士君子爲學。誠不可少有

所偏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

程子

大任第十五

此篇多詳出處之宜進退之道凡二十二章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任匪輕。若以輕浮淺露之心當之。未有不至於敗者。故必須篤實。則力量深沈。謀慮謹密。斯可以任大事而無難矣。

○程子曰。克勤小物最難。

人情

多謹於其大。而每忽於其小。若克勤小物。則敬謹之至。而自無疏略之患矣。此則人所最難者也。

○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

其道。事君事親。其理一也。乃受職於君。則思盡其職之所當爲。受身於父母。可不求其道之所當盡乎。若不能盡道。則此身已不可對父母。又何能盡職以對吾君哉。

○程子曰。君子在蹇則有以處蹇。在

困則有以處困。道無時而不可行也。不以蹇而蹇。困而困也。

蹇。阨也。困。窮也。凡人阨則不能自通。君子雖在蹇阨。惟守其正理。絕去僥倖之私。而自可彌乎變。是有以處蹇矣。凡

人窮則不能自振。君子雖在困窮。惟安於義命。並無怨尤之心。而自不改其樂。是有以處困矣。蓋處蹇有蹇之道。處困有困之道。道無不在。故隨時可行。身蹇而道則通。不以蹇而蹇也。身困而道則亨。不以困而困也。此所謂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

○程子

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

至仁之人。以天地爲一身。其視品物萬形。皆吾四肢百體。豈有不在所愛之內者哉。惟聖人爲仁之至。獨能體是心而出之。故民吾胞。物吾與。所謂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其在斯人歟。

○程子

曰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

此言臣子之始進必以正也。擇才而用者大君之心。以身許國者人臣之道。道既合矣。而後進而見用。則處也。

不苟出也。有爲。所謂得其正而吉也。若不審乎時之宜。而汲汲以求遇。合始之或輕。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其身之道矣。故商之伊尹。漢之武侯。其平日救世之心。非不甚切。然一則必待三聘之加。一則必俟三顧之誠。禮至而後出者。正以士君子始進。道當如此。斯一進而卽以身許國也。彼不正而輕進者。亦何能有爲哉。

○程子曰。非無時也。時者人之所爲。蓋無其人耳。

天下非無可爲之時也。堯舜在上。其時爲唐虞。伊且在位。其時爲商周。推及後世。若有

爲之人。治則可以力致太平。亂亦可以轉移氣運。故時者人之所爲也。特患無其人耳。何患無其時哉。觀於此言。可見爲人臣子當國家無事。漫無建立。惟知尸位素餐。及當有事。則又逡巡退縮。藉口於時之不可爲者。是皆庸庸之鄙夫也。雖置百喙。能自解哉。

○程

子曰。官守當事。不可以苟免。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若得盡其職。而猶或以難而苟免。或以嫌而苟免。或以禍患而苟免。皆不盡其心。非忠也。既有官守。則鞠躬盡瘁。勉其力之所當爲而已。身家名位。又何計哉。

○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盡耳。

天生一代之才。自足供一代之用。顧用之者何如耳。若用而不能盡其才。則世亦不能大治於才乎。何尤。朱子

亦曰。天生人才。自足供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

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

天生蒸民。樹之后王。以君長之。治以法度。紀綱而爭奪息。導以耕桑。畜牧而生養。遂教以孝悌。忠信而倫理明。然後建極歸極。而人道立於中。五氣

順布而天道成於上山。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以大聖之資。豈不能

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粉作。審時勢。順風氣。必繼天以建極。而未嘗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政。而未嘗好大而喜功也。此古帝王之所以爲萬世法也。

○程子曰。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

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

則悻悻以傷於義矣。

在下則勢疏。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之。未可急於求信也。苟求信之心愈。非汲汲以失其真正之守。則悻悻以傷於事上之義。非在下之道矣。初入仕途者。可不明此意哉。

○程子

曰。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

此言治民不可徒塞其流。而不清其源也。人之爲惡者。其原必有所始。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自知。故欲禁止其

惡。當察其原之所在。而有以絕之。俾不至於爲惡。則自可息矣。如制恆產使不飢寒。與教化使知禮義之類是也。不然者。徒治其惡。而其原未絕。恐終不可得而止也。

○程子曰。居今之世。則當安今之法令。

治今之世。則當酌古以處時。制度必一切更張而後可爲也。亦何義乎。

生今之世。反古之道。不可也。故在下者。則當安分而守法。治今之世。自作聰明。不可也。故

在上者。尤當酌古以準今。卽曰時勢或有不同。成法似宜變通。要亦不過師古人之意。而損益之。以隨時而制宜耳。使謂制度必由己。糊塗舉一切更張之。而後可爲也。亦何所取義乎。夫愚賤固宜安今。而賢智更須法古。律以臣民之義。卽秉鈞亦宜受裁。况操變理之權。則執拗不無悞國。此程子蓋有爲而言之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

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祿以報功而官必擇人。古者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故當時所用皆賢才而政無不舉。及周之衰。官人以世。而賢者皆不得位。其政焉能不敗哉。必如湯之立賢無方。斯可爲萬世法矣。

○程子

曰：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

知謂知其

理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君子之爲學也。非徒自有餘而已。蓋將使先知者有以覺乎後知之人。使先覺者有以覺乎後覺之人。必盡天下共明乎大道而由之。然後其心始快然也。而老子以爲其意非欲以明乎民。乃實將以愚之。則是視聖人立教無非欺世之具。而昧心害理爲已甚矣。其亦自賊賊其性而爲是言歟。

○程子曰：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經世

之務皆吾儒所當力任。故不可以不通。蓋天下事豈可分外視之。譬如爲一家事焉。非我卽彼。有不得辭其責者。此所以平居必當講習。臨事不可退諉也。

○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

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沈晦。

古昔盛時。公卿大夫之在高位者。率皆虛公延攬。而有求於士。

故士雖伏處草茅。而名必聞於朝。才必用於世。蓋惟患德業之不修。不患弓旌之不至也。今則下士之典無聞。而士之欲乘時建功名者。不能不求於公卿大夫。故隨俗以干進。則顯榮立至。若正己而守道。則沈晦終身矣。噫。士習隨風。會爲轉移。可勝慨哉。

○程

子曰：君子不輕天下而重其身。不輕其身而重天下。凡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者而已。

君子視天下如一家。故不

輕天下而重其身。而天下之本在身。故不輕其身而重天下。蓋吾身與天下原有相維繫之理。天下所當爲之事。皆吾身不得不爲之事。所不容度外置者。君子直引爲己任而爲之。至於不可爲者。則不以分其心而不爲矣。要之。君子一身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皆所當爲者也。故重其身不得不重天下。重天下尤必先重其身也。

○程子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

時而獨異。

聖賢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在乎人理之常者，未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所同者，則有時不能不獨異也。

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

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當同者而我異之，則亂常拂理矣。當異者而我同之，則隨俗習非矣。故必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見。惟理是從，各適其宜，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

此言事君之道也。知人主不當自聖，則貴

難陳善，必以堯舜望其君，而諂諛之言不敢出矣。知人臣義無私交，則守正立身，必以名節勵諸已，而阿黨之計不敢爲矣。非然者，務諂媚以取容，植黨援以自固，臣心若此，可勝誅哉。

○程子曰：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

道，無利欲之蔽。

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也。

其處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

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

夔夔，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周公心存敬畏，而又能將之以誠，故雖流言日播，身當危疑之地，而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既不

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爲不失其聖也。

○程子曰：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

身之

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處否之時，小人道長而能守其正節，不入其羣，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蓋寧守道而殉身，必不辱身而枉道也。

士志第十六

凡二十
三章

程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濟而誠不至者，誠苟至焉，正色率下，則用之天下治矣。

士人

立身行道，勸思致主，志在朝廷矣。而才有不足以勝之者，又或遺大投艱，才可以濟矣。而行之有未盡其誠者，惟是合志與才，而皆本此肫誠無妄之心，纏緜而懇至焉。由是正色立朝，下觀而化，天下有不治乎？此至誠動物之道，在位者之所宜急講也。

○程子

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

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苟輕身自獻，則始進不正，必不見信用於君，故必待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妄自尊

大也。誠以人君必有尊德樂道之實心，庶幾諫行言聽，可與有爲。非然則不能矣。此古人所以甚重於始進而不肯苟且以求合也。

○程子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不盡其責之所當

爲，則事業何自而立。

君成我者，父生我者，成我之功與生，我並故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苟不能鞠躬盡瘁，殫臣職之所當爲，則事功勳業何自而立？臣不克忠亦猶子之不克孝矣。

○程子曰：不正而合，

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不正之合必不可久，若合以正道，自無睽離之

患。故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

○程子曰：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

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

君子相君以治天下在乎

明辨善惡，分別勸懲，蓋善者人所共好也，舉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惡者人所共惡也，罰之則民有所懲而不敢爲惡。二者實爲政之大權。否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且及其身矣。何以相君而治天下乎？

○程子曰：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

砥，礪石，言其平也。爲治而矯拂人情，蔑棄禮義，則崎嶇反側，孰甚焉。故王道之所以蕩平者，惟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以本乎人情之公立位，行大道以出乎禮義之正，然後無偏無黨，而爲君子小人之所視履也。

程子曰：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飢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

身乎。

人臣之義，居其位即當盡其職，況位愈高則君之待我者甚厚，任我者甚重，而所以圖報國者當愈勤，而不容已矣。若徒虛糜爵祿，漫無報稱，是猶鷹犬之類，饑則附人，飽則颺去，其自處不堪，問矣。曾是我身者而若是乎？蓋君恩莫報，臣心宜靖，不可徒爲身

家之計而甘陷鷹犬之羞也。

○程子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爲人，施德澤以被民物也。爲己，私利祿以肥身家也。孔子言學有古今之異，而程子言仕亦有古今之異，可慨也已。

○程

子曰：仲尼之門不仕於大夫之家，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

仕本欲以行道，當時權在大夫，故聖門諸子每急於見用而委贊權門。若夫見道明，信道篤，澹然自樂，不仕於大夫之家

者，惟顏閔曾子數人而已。蓋顏閔居德行之首，而曾子爲傳道之英，其所見自與諸賢不同，其矣爵祿之足以累人而不遷情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人所不可能者，聖人不爲也。或曰：周公

能爲人臣所不能爲，陋哉斯言也。

聖人所行無非大中至正，平常不易之道，皆人所可能者。若人所不可能則聖人亦不能，而有所不爲矣。如周公之爲臣，亦不過盡臣道之當然而已，而或謂其能爲人臣所不能爲，是

周公別有所以爲臣之道也。其言不亦陋哉。蓋聖無異人。人之所不能必。非聖之所爲。則聖之所爲亦必非人之所不能。而不必過爲推高之見也。

○程子曰。天下國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合者。由

有閒也。無閒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有閒也。去其閒隔而合之。

則無不和且治矣。

閒。隙也。天下國家之大。萬物之煩。每多不合之端者。由其先有閒隙之可乘也。即天地造化。萬物蕃變。皆必合而後流行發育。不合則氣不通。而化生莫遂矣。故凡人倫日用事物。莫不皆然。誠去其閒隙。則情意以通。恩義以洽。

而無不和且治矣。

○張子厚再召如京師。過程子曰。往終無補也。不如退而閒居。講明道義。以資後學。猶之可也。程

子曰。何必然。義當往則往。義當來則來耳。

子厚之嘗逆知其道之終不行。而欲講學以授生徒也。程子則以去就之大義告之。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義當往則往也。道不行則奉身而退。義當來則來也。此

聖人用行舍藏之學也。

○程子曰。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在上位者當以正君

定國爲己任。豈可隨人步趨。故有拯而無隨。若在下位。則微有不同者。如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蓋國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固亦起而拯之。至於拯之不得。而非職分所屬。則亦隨之而已。凡有位者。惟各盡其心焉可也。

○程子曰。漢世之賢良。舉而後至。若公孫弘。猶強起之者。今則求舉而自進也。抑曰。欲廷對天子之間。言

天下之事。猶之可也。苟志於科目之美。爲進取之資而已。得則肆。失則沮。肆則悅。沮則悲。不賢不良。孰加

於此。

漢世賢良之科。乃舉之於上。而下應之者也。如公孫弘。雖非正士。然猶知自束。必強而後起。今則求舉而競趨於自進矣。苟曰幼學壯行。欲廷見天子。而言天下之事。此猶存致君澤民之意。庶乎可也。若但爲進取科目而已。得則志肆而悅。失則志沮而悲。是

直患得患失之小人其爲不賢不良甚矣。豈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哉。蓋科目之流弊必至於此。在宋時已有然者。必如漢世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稍通其意而用之。庶可以挽士趨而少戢奔競之習也。

○程子曰：君子之道其說

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

君子至正之道。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其說於民也。直如天地覆載之施。萬物生成。靡不各得。而後入人之深。民之感之者。心說誠服。久而無斃。焉彼夫違道干譽。

荷取一時之說者。豈足以語此。

○程子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人苟自盡其職。則責已不暇。何暇責人。若深有所求於上。復有所苛於下。徒知責人而處已則恕。是其人必不能正。

己而求人者也。豈可以任職分乎。

○程子曰：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安常也。雖不進

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君子靜守以待時。雖欲有用於世。而此心恬然毫無所動。乃爲能安其常也。若身雖未進而志則已動。是不能安其常矣。豈待時之道哉。

○程子曰：賢者安履其素。

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

其守乎。

賢者素其位而行。其窮也初無貧賤之憂。其達也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自所爲無不善矣。若欲貴之心未能淡忘。而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則必爲寵利之私所勝矣。豈能安履其守乎。

○程子曰：凡諫說於君。

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欲進言者當勝之以理。因其理而開陳之。則事易明而言易入。若盛氣而與之爭。彼將不能平。而亦以氣禦我。其招拂怒也必矣。此告君友者所以貴乎法語巽言也。

○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坤爲地道。固即臣道也。然易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則論其用處。人君以仁育義正之德。承載

天下無一物不在度內。其理又未嘗不相通矣。

○程子曰。論學者當明理。論治者當識體。

講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習。未爲知學也。論治而不識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爲之末。未爲知治也。故善

學者必以明理爲先。理既明。斯德無不進矣。善治者必以識體爲要。體既識。斯用無不通矣。

○程子曰。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

凡人有己之見。則私意未化。而處事之際。

多矜情。負氣。而自用其才。若聖人則己之盡忘。渾然無私。而動靜張弛。惟有天理流行而已。何才之足言哉。

○程子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

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

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懷抱道德如伊尹。太公之類是也。知足自保如

張良。疏廣之類是也。量能度分如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清介自守如嚴陵。周黨之類是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處義有得失之殊。要皆能高尚其事者也。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